

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編輯



第六十三集

酒 丐

田 七 郎







京剧艺术

第六十三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 (第六十三集)

北京市戏曲编号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 印张: 4 8/16 · 插页2 · 字数: 98,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00册

統一書号: 10071·390 定价: (7)0.41元

前 言

編輯“京劇彙編”的目的，是為了給有關文化部門、戲曲團體、劇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優秀的京劇傳統劇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劇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戲曲團體、老藝人、劇本收藏家和前輩藝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對繼承戲曲遺產、研究京劇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礎。我們將這些寶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個或幾個劇目編作一集，陸續刊行。

“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曾搜集同一劇目幾種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藝人幫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證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為原則，僅對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過分冗雜，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條件下，略作刪動。

京劇傳統劇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希望各地老藝人和劇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協助發掘，對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劇彙編”成為京劇遺產的忠實紀錄。

由於資料有限，未能盡選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審、校勘、印刷等方面難免有許多缺點，歡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

目 录

酒 丐.....	1
田七郎.....	49



酒 丐

王連平藏本

提要

酒丐范大杯拾金不昧，人皆称之。壯士文奎与姪女苏蘭娘成婚，旋即赴京应试。文奎去后，錫兒逼迫蘭娘重操旧業。蘭娘不从，被錫兒拷打而死，尸弃荒郊。夜半，蘭娘复苏，为酒丐所救，代鳴于官，捉錫兒入獄。

酒丐念蘭娘孤苦無依，不惜跋涉長途，代其寻覓文奎。

是时，文奎随舅父王正成出征太行山。一日，王女翠娥逞强，單身出战，被山寨擒去；王正成亦遭敗陣。适酒丐过此救之，并夜入山寨救出翠娥，助官兵扫平山寨。王正成感酒丐之义，以女翠娥妻之。

后文奎夫妇亦得相聚。

第一場

〔王忠、吳孝、李太、張桃上〕

王忠 自幼生來秉性剛，
吳孝 慣使丈八蛇矛槍。
李太 箭射雙鵬誰能比？
張桃 宣化板斧月兒光。

王忠 云里雁王忠。
吳孝 林中虎吳孝。
李太 俺、出洞蛟李太。
張桃 順牆貓張桃。

王忠 眾位頭領請了！

吳孝 請了！
李太
張桃

王忠 大王開操，我等兩廂伺候！

吳孝 啊！
李太
張桃

〔四嘍羅、四龍套引馬如龍、馬玉花上〕

馬如龍 (点絳脣) 占領太行，兵足馬壯，逞豪強；旂幟飄揚，
馬玉花 要把明室抗！

馬如龍 (詩) 穩坐高山胆氣豪，
腰橫秋水雁翎刀。
風吹鼙鼓山河動，
電閃旌旗日月高。

我乃太行山寨主、馬如龙是也。

馬玉花 馬玉花是也。

馬如龙 山东鄆城人氏。自幼愛習武艺，精通拳棒。我父务农为業，只因欠下官府粮米，無法交还。將我父重責四十大板，气忿身亡。怒惱某家，反到这太行山落草为寇。每日招軍买馬、积草屯粮，准备夺取明室天下。今当三、六、九日，开操之期。众头領！

王 忠
吳 孝
李 太
張 桃

參見大王！

馬如龙 罢了，陣法可曾操好？

王 忠
吳 孝
李 太
張 桃

俱已操好。

馬如龙 吩咐操演上来！

王 忠
吳 孝
李 太
張 桃

得令！

〔开操介〕

馬如龙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果然奧妙無穷！賞尔等羊羔美酒，下面痛飲！

王 忠
吳 孝
李 太
張 桃

謝大王！

〔吳孝、李太、張桃下〕

〔报子上〕

报 子 啓稟大王，适才探得：大明天子任用奸臣陷害忠良，滿朝尽是不平之事。

馬如龙 孤的机会到了，賢妹、妹丈听令！

馬玉花
王 忠 在！

馬如龙 有劳賢妹、妹丈扮作买卖人的模样，赶往京都，打听朝中之事。不得有誤！

馬玉花
王 忠 得令！（下）

馬如龙 正是：風云际会日，赤手整乾坤。回寨！

众 啊！

〔同下〕

第 二 場

〔范大杯打跟斗、使身段上〕

范大杯 （念）自幼生来好飲酒，
終朝每日街头走。
古庙安身是我家，
安貧何必羨封侯！

俺、酒丐范大杯。自幼父母双亡，留下万貫家財，俱被我周济貧家、好酒食杯，花費尽了。虽然落在乞討之中，日飲酒家，夜宿古庙，無牽無挂，倒也逍遙自在。适才飲了一頓美酒，身子有些困倦，不免打睡片时。

〔起更介，睡介。兩石獅舞动介。范大杯起，与獅对午，扔獅倒介。〕

交五更介。范大杯醒介〕

看天色已明，我的酒性又發作了，不免街头走走。
正是：

日食千家飯，

夜宿古庙堂。
不做犯法事，
哪怕見君王！（下）

百 姓 （內）你們快瞧呀！那古庙的獅子成精了，也不知道被什麼人能給制伏啦？

百 姓 （內）有这事嗎？我們快快瞧瞧去！

第 三 場

〔文奎上〕

文 奎 （引）壯志凌云，空抱負！何時成名？

（詩）双双瓦雀行書案，

点点楊花入硯池。

閑坐小窗讀周易，

不知春去已多時。

〔院子暗上〕

小生、姓文名奎字仲元。西岳人氏。不幸父母早亡，雖曾入泮，尚未婚配。前到江都，偶游平康巷內，有一孝女蘭娘賣身葬父，不料被宋氏鴇兒拐賣到此，立逼為娼。是她寧死不服，鴇兒百般拷打。我念她是个孝女，出銀三百兩代她贖身。蘭娘為報我恩，與我成為夫婦，三月有余。今當大比之年，意欲上京求取功名，不免請出蘭娘商議。文祥！

院 子 有。

文 奎 有請蘭娘！

院 子 有請蘭娘。

〔蘭娘上〕

蘭 娘 云暗秋窗夜，風來雨碎時。

官人！

文 奎 娘子少禮，請坐。

蘭 娘 坐着，坐着。將妾身喚出，有何事故？

文 奎 今當大比之年，有心上京求取功名，二来与舅父問安。不知娘子意下如何？

蘭 娘 功名乃是正事。但不知你我夫妻可否一路同去？

文 奎 目下路途不靜，但等功名成就之后，再接娘子也還不迟。

蘭 娘 官人之言虽然有理，只是妾身住在烟花巷內，多有不便。

文 奎 娘子不必多慮，卑人自有安排。文祥，喚鵲兒母子來。

院 子 鵲兒母子走來！

〔鵲兒、宋保上〕

鵲 兒 自幼生長烟花巷，專愛銀錢灌米湯。

宋 保 生來舌長會奉承，撈毛打水營生。

鵲 兒 〔叩頭介〕鵲兒母子與大爺叩頭。

文 奎 起來！

〔鵲兒、宋保起介〕

鵲 兒 大爺喚我們到來，有何吩咐？

文 奎 我如今上京求取功名，你母子將蘭娘好好看待！待我成名之后，接你母子同享榮華。

鵲 兒 大爺此去，云程萬里；只是鵲兒時光難度。

文 奎 這也不妨。文祥，取紋銀一百兩過來。

院 子 是。〔取銀兩介〕銀子到。

文 奎 鵲兒，這是一百兩銀子，以為你們衣食之用。須要

好好看待蘭娘！

鵲兒 多謝大爷！我們万不敢慢待。

宋保 有这一百兩銀子，活該我又有一天賭本哩。

鵲兒 大爷在此，你胡說些什么？

蘭娘 官人，妾身备得有酒，与官人餞行。

文奎 生受娘子。文祥，准备鞍馬伺候。

院子 是。（下）

蘭娘 媽媽看酒。

鵲兒 是。宋保，随娘来！只怕此去無音信，（下）

宋保 家有好貨不作难。（下）

〔鵲兒取酒具上〕

蘭娘 官人哪！

（唱）一樽別酒送郎君，

怎不叫人兩泪淋。

但願此去多安穩，

功名成就早回程。

文奎 哎呀娘子啊！

（唱）我豈是那王郎多薄幸，

身隔千里兩同心。

此去洛陽花似錦，

望卿珍重莫焦心！

鵲兒 （唱）这才是遂人願十分湊巧，

留下了百兩銀还有多嬌。

他怎知烟花巷迷人顛倒，

鵲兒家暗杀人不用鋼刀。

斟一杯餞行酒假做欢笑，

做高官接小姐其乐陶陶！

文 奎 生受你了！

蘭 娘 (哭介)喂呀……

文 奎 (唱)叫娘子休啼哭且免煩惱，

此一去必定要上苑名标。

叫文祥快把那馬匹备好，

馬來！

〔文祥帶馬介〕

文 奎 (唱)辞別了恩愛妻前途路遙。(下)

鵲 兒 走远啦！

蘭 娘 当真的走远啦！

鵲 兒 嘿！真热呀！进去吧，别叫人瞧着肉麻啦。

蘭 娘 唉！文郎呀！

(唱)霎時間不由人柔腸寸断，

每日里我只得忍受熬煎。

鵲 兒 你瞧她还怪不錯哪！

〔范大杯上〕

范大杯 (唱)每日里睡臥在神堂古庙，

我与那花兒們同乐逍遙。

把功名和富貴一齐忘了，

只觉得做王侯不如我高。

来此已是平康巷，門旁立有兩個妇人，不免向前乞討。倘若周济，也未可知。大娘，周济周济我这花兒吧！

鵲 兒 你这样的后生，不去用功受苦，叫哪个周济你？可惜你这个岁数，还不与我滚开！

蘭 娘 瞧他怪可憐的，咱們周济周济他吧。

鵲 兒 一个穷花子，理他干嘛！家去吧！

蘭 娘 你不給他，我就不回去。

鵲 兒 現時还得哄着她，別找別扭。你說給他多少吧？

蘭 娘 与他一百文銅錢。

鵲 兒 真他媽的造化！我給他取去。（下）

蘭 娘 （哭介）喂呀……

范大杯 啊大娘！为何滿面泪容？

蘭 娘 我有滿腹愁腸，叫我从何說起！

范大杯 我名酒丐。你看我虽然貧穷，远近的人都称我乞中君子。大娘有什么为难，對我說了，我也許有个主意。

蘭 娘 哎呀且住！我見此人形容端正，并非狂妄之人。实言相告，料也無妨。君子听了！（滾白）奴家、苏氏，小字蘭香。因葬父母，自卖本身。不料被宋保拐到此地，立逼奴家为娼。是我宁死不从，任他母子百般拷打。多亏文奎文相公出銀三百兩，將奴救出苦海。奴家感恩报德，便將終身許配与他。成婚兩月有余，他如今上京求取功名去了。

范大杯 上京求名，乃是正事，为何啼哭？

蘭 娘 他因此地無有亲眷，將奴寄托烟花院中。此乃非礼之地，倘遇羞辱，性命就难保了！

范大杯 哦！原来如此。大娘子暫住院中，听其自然。我每日街市乞討。倘有不測，我聞風就到，助你一臂之力。

蘭 娘 真乃是君子也！只是莫要失信。

范大杯 我若失信，天地鑒察！

（鵲兒上）

鵲 兒 这是一百文錢，拿着走！

范大杯 多謝大娘子！
鵲 兒 你走你的吧！謝謝又当得了什么！
范大杯 自然是要走的呀！正是：誰說閨中無俊眼？居然窮途識英雄！（下）
鵲 兒 女兒來呀！
蘭 娘 正是：望穿秋水情難盡，候等文郎得中回。
〔同下〕

第 四 場

〔四龍套、三頭領引馬如龍上〕

馬如龍 心中懷大志，耳听好消息。（坐介）
俺、馬如龍。只因天啓無道，意欲奪取他的江山。
也曾命妹子、妹丈前往京城打探，未見回報。

〔王忠、馬玉花上〕

王 忠 奉命探軍情，
馬玉花 今日返山林。

王 忠 參見大王！
馬玉花

馬如龍 罷了。命你們前去打探，怎么样了？

王 忠 大王容稟：
馬玉花

馬玉花 天子荒淫酒色，
百姓叫苦連天。

王 忠 忠良屈死大半，
奸臣得意朝班。

馬玉花 天意當起風云，

王 忠 兄王速整馬鞍。

馬如龙 孤意欲进兵除奸，不知何处可做起兵之所？
王 忠 我夫妇一路行来，惟有江都物丰民富、城池坚固，
可做起兵之所。
馬如龙 俺有心前往江都打探，山寨之事交与賢妹夫妇执掌，
意下如何？
王 忠
馬玉花 兄王放心前去，山寨之事有我夫妻照料，量也無妨。
馬如龙 如此，孤才放心。左右！
四龙套 有。
馬如龙 与孤更衣者！
(牌子，換衣介)
馬如龙 山寨之事，依照旧規而行。孤去江都，不久就回。
听俺号令者！
(牌子)
众 送大王！
馬如龙 免！(下)
王 忠
馬玉花 众头領，回山者！
(同下)

第 五 場

(王正成、家院上)
王正成 (詩)深感皇家雨露恩，
赤心一片报聖明。
文韜武略俱通曉，
要把烽烟一扫平！
老夫、王正成。大明天子駕前为臣，官拜宁远將軍。

是我久已無心做官，連辭幾次，聖上不准，也是枉然。家院！

家 院 有。

王正成 來，請夫人、小姐出堂！

家 院 請夫人、小姐出堂。

〔王夫人、王翠娥上〕

王夫人 春風昨夜花如錦，

王翠娥 双双粉蝶繞園林。

〔王夫人、王翠娥進門介〕

王翠娥 爹娘萬福！

王正成 我兒少禮，坐下。
王夫人

王翠娥 女兒告坐。

王夫人 老爺為何愁煩？

王正成 我因年老無子，辭官幾次，聖上不准。林下無人，何以料理？

王夫人 老爺何須愁悶，你我乏子無后，乃是天定所然。況且女兒性情溫良，頗知詩禮，日後必得佳婿，也能效那半子之勞。

王正成 夫人言之有理。我兒文武全材，不比尋常之女，須配個將門之子，方稱我心。

（唱）嘆日月照當空催人似箭，

每日里勤王室兩鬢齊斑；

雖然是有女兒賢良堪羨，

到後來托何人奉祝香烟？

王夫人 唉！老爺！

（唱）我夫妻半生來并未行短，

偏不幸乏子嗣無有兒男。
到后来与女兒名門招选，
有賢婿頂半子理所当然。

王翠娥 爹娘呀！

(唱)劝爹娘免愁煩何須哀嘆，
兒終身自有那天定自然。
只学那古聖賢乐道閑散，
何須將女孩兒常挂心間？

[院子上]

院 子 啓老爷：文表少爷求見。

王正成 啊夫人，甥兒到了。

王夫人 我兒迴避。

王翠娥 女兒遵命。(下)

王正成 有請！

院 子 有請！

[文奎上]

文 奎 滿腹經綸具奇才，功名原自苦中来。
舅父、舅母請上，甥兒拜見！

王正成 甥兒鞍馬勞乏，只行常禮。請坐。
王夫人

文 奎 甥兒告坐。

王正成 你父母可好？
王夫人

文 奎 兒爹娘辞世了。

王正成 哎呀姐夫、姐姐呀！山川路远，我二老未能吊唁。
王夫人

文 奎 路途遙远，未得訃告，望乞恕罪。

王正成 此次上京何事？

文 奎 一来求取功名；二来与舅父舅母問安。

王正成 好，就在花园之内居住，到时投考便了。家院！

家 院 有。

王正成 打扫花园，安置文公子。

院 子 是。

太 監 (內)聖旨下！

王正成 夫人迴避，香案接旨。

(王夫人下。四龙套引太監捧旨上)

太 監 聖旨下！跪听宣讀！詔曰：“今有太行山賊寇馬如龙造反，命宁远將軍王正成挂帅，發大兵十万前往征討。”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王正成 供奉中堂。有請公公后堂留宴。

太 監 咱家王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辞了！

王正成 送公公！

太 監 請！

(四龙套、太監下)

文 奎 恭喜舅父！賀喜舅父！

王正成 大家同喜。賢甥文武双全，明日上朝保你以前部先鋒，同往討賊便了。

文 奎 多謝舅父栽培！

王正成 后面备得有酒与賢甥同飲。

文 奎 甥兒奉陪。

王正成 正是：風云今际会，

文 奎 平賊报君恩。

(同下)

第 六 場

〔范大杯上〕

范大杯 (念)貧莫憂愁富莫夸，

哪有常貧久富家？

樹到秋時黃葉老，

年來依旧又開花。

俺、范大杯。自从那日乞討平康巷內，偶遇蘭娘与我一百銅錢，命我打探文生下落。这且不言，这几日挨門乞討，积下錢鈔甚多；只是無有一个难中朋友前来找我，我將它用去甚是可惜。今日也不上街，不免喚了众家弟兄，前去酒館痛飲一日，才得暢快。众家兄弟哪里？

〔四乞丐上〕

四乞丐 来了来了。大哥呼喚我們，可是上街有事？

范大杯 我們今日也不上街，同往酒館痛飲一日，你們意下如何？

四乞丐 我等情願奉陪。大哥請！

范大杯 請！

百姓甲 (內)列位，你們都看見了么？

众百姓 (內)看見什么？

百姓甲 (內)你看那范大杯，他先人留下万貫家財，被他濟貧救苦花完了。今日身落乞丐之中，还与众花子相依相傍。我們好笑啊！哈哈……

四乞丐 大哥你看，他們取笑我們，待我罵他几句。

范大杯 不可。众位賢弟，豈不知：“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濫矣！”

四乞丐 来此已是酒館。

范大杯 喚酒家来。

四乞丐 酒保走来！

〔酒保上〕

酒保 什么事这么乱七八糟的？原来是一群花子！常言道：“乞兒不可并行。”今天要飯，为何来了这些人？

四乞丐 我們今天不去街头討要，都是来吃酒的。

酒 保 今天来的不凑巧，堂中客都坐滿了，改日再来吧

范大杯 啊，酒保哥！今日吃多少，都算我的。

酒 保 范相公，你乃乞中君子，請到后边楼上坐。

范大杯 休笑乞兒来路难，

酒 保 高低人物不一般。

四乞丐 为何眉开又眼笑？

酒 保 不过为的儿女錢。

范大杯 請！

〔范大杯、四乞丐下〕

酒 保 伙計們！小心家伙！（下）

第 七 場

〔石世茂上〕

石世茂 （唱）这銀子燒得我心中慌乱，

急忙忙迈大步轉回家园。

我、石世茂。江右人氏。出門貿易，賺下利息銀子，回家看望妻兒。看天色尚早，赶路便了。銀子呀，銀子！你可把我愁死啦！

（唱）三年未見嬌妻面，

再有一日便团圓。

一霎时腹中飢兩腿發軟，

喝一杯水酒兒好把心寬。

只顧赶路，酒飯也沒吃。如今又渴又餓。（看介）那旁設有酒鋪，待我喝上一杯再走。來此已是，酒保！酒保！

〔酒保上〕

酒 保 來啦！來啦！

石世茂 酒保！酒保！

酒 保 客官想是用酒？

石世茂 不錯，用酒！用酒！

酒 保 請到里边。

石世茂 快請！快請！

酒 保 好急性子啊！

石世茂 酒保，拿酒來！拿酒來！

酒 保 是。酒到，客官請用。

石世茂 不用在此伺候，喚你再來。

酒 保 这人好急性子！（下）

石世茂 （唱）我身边帶銀子將心愁悶，

只急得战兢兢坐臥不安。（飲酒介）

手兒里執酒壺不用杯盞，

嘴對嘴我这里一氣飲干。

哎呀！天色不早，还得赶路。酒保！酒保！酒錢現在桌上，就此去了。正是：一心忙似箭，兩腿快如風。（下）

范大杯 （內白）酒保哥，今日多有攪酒！錢写在賬上，改日再付。

酒 保 （內）我們正吃飯，不送啦！

范大杯 (內)豈敢! 豈敢!

〔范大杯上〕

范大杯 且喜今日吃得酒足飯飽，众弟兄已然先行走去。不免趁此酒興，前村步月一回。(看銀包介)這是何人遺留下的包裹，其中定有銀子，莫非是天賜我的？呀！想我拾了包裹如此歡喜，但不知那失銀之人，怎樣焦急！若是富貴之人所失，還則罷了；若是貧寒之家，他的性命休矣！且喜無人在此，我不免尋一僻靜之所，再與他看上一晚。等到天明，那失銀之人定來找我，再把還與他，有何不可？有理呀！有理！銀子呀，銀子！你隨俺來！(牌子，圓場) 來此已是古廟，待俺打開觀看。哎呀且住！此乃代他人看守的包裹，如若打開，那失主找來，必定多疑。還是不看的為是啊，還是不看的為是。不免就在此金剛腿下頭，枕包裹打盹片時。(睡介)

〔打三更介〕

范大杯 听譙樓之上，鼓打三更。心中有事，不能安睡，待我院中步月一回。

(唱“折桂令”)

俺酒丐一生，
好一似渴驢奔泉；
逍遙酒店，
每日里游戲人間！

對此月光呵！

(唱)看天空碧霄銀漢。

你看大殿之上，有古劍一口。待我取下觀看。好劍呀！

(唱)这龙泉松紋古篆，

分明是神物落人間。

你看月光如水，宝剑騰輝，不免舞劍一回，以遣良夜。

〔舞劍介。打五更，鷄叫介〕

且喜天色已明，待我拿了包裹，仍在酒館等候失主便了。(圓場)來此已是酒館，酒保哥，開門來！

〔酒保上〕

酒 保 來啦。日影照欄杆，鶯聲燕語喧。(開門介)

范大相公，你真早呀。請到里边坐吧。

范大杯 請！(下)

酒 保 我給您备酒去。(下)

〔石世茂急上，跑圓場介〕

石世茂 (唱)好酒貪杯銀丟掉，

心中好似滾油熬。

急急忙忙往前跑，(跌介)

全家性命要糟糕！

〔范大杯上〕

范大杯 这位客官，有何急事这等慌張？

石世茂 (四外看介)有一个門，有窗戶，还有酒杯。正是这兒，酒保！酒保！

范大杯 你到底有何急事呀？

石世茂 你管不了，躲开我这兒。酒保！酒保！

范大杯 你到底有何急事呀？

石世茂 你管不了，躲开我这兒。酒保！酒保！

范大杯 何妨說出来，我与你分憂解愁就是。

石世茂 什么？你一个花子，連吃喝都混不上，还給我分憂

解愁？打算瞞事呀？別他媽的不害臊啦！酒保！酒保！我的爹！

酒 保 （內）噯！（上）

誰这么直叫喚呀？

石世茂 （抓酒保介）酒保，昨天我在你這兒喝酒，丟下一個青布包裹，快快還我便罷；如若不然，我跟你一場官司！

酒 保 你等等！你昨兒來喝酒，是那麼慌慌張張，直眉瞪眼的。走的時候，連人都不招呼一聲，誰又見你什麼包裹？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緊，你沒見牆上寫着“銀錢交櫃”嗎？大清早上別這兒瞎瞞事啦！

石世茂 天爷爷！可坑苦了我啦！

范大杯 啊，客官休要着急，我倒拾了一個包裹在此。你且將包中何物說出來，如若相同，便是你的。

石世茂 怎麼着，我的包裹，你拾去啦？花子大哥！你还我得啦！

范大杯 还你不难，須將包裹形狀、內中包的何物，說將出來，方能还你。

石世茂 我說！我說！

范大杯 快快講來！

石世茂 我那包裹乃是青顏色，長有一尺、外系紅帶，被你拾去对不对？

范大杯 外面倒一樣，內藏何物？

石世茂 里头乃是銀子。

范大杯 共有多少？

石世茂 每錠二十兩，共有五錠。

范大杯 哦！乃是五錠銀子。大家看來。（打開包裹，看介）果然

不差，應該還你。

石世茂 哎呀且住！包裹是我的，包裹內銀子是我的。銀子一分也不短，他又是个花子，我豈不要酬謝与他？这可怎么好哇！有啦，我說銀子短了一封，他必害怕逃走；我省下来的这个銀子，連路上吃喝盤費都有啦。这可真是好主意！好哇！你这个人可不对呀！

范大杯 怎么，还了你的銀子，我倒不对啦？

酒 保 这小子，真他媽的沒良心！我听他說些什么。

石世茂 你知道我包裹里头是多少銀子嗎？

范大杯 适才你曾言道：包中銀子五錠，共是一百兩。

石世茂 我是明明告訴你說，包裹里头是一百零四兩銀嗎。我明白啦，我的包裹被你拾去，你見財起意，把我的那四兩零头給吞沒啦。我的錢也是一把汗、一把汗掙来的，不容易呀！趁早还我便罢；要不給我，咱們就是一場官司！

范大杯 此包自落我手，并未开看，你莫非是記錯了吧？

石世茂 什么？会記錯了？我的銀子还会記錯了嗎？告訴你說：錢就是我命，今兒不还我，算是不成！

酒 保 得啦！別賴好人啦！你瞧他穿的穷，打算說他呀？告訴你說：这位范大官人外号人称酒丐，誰人不知，哪个不曉？他要吞沒你的銀子，不会又还你，趁早給我走！你这官司到哪兒也贏不了。

石世茂 好哇！你倆人合謀一气，吞沒我四兩銀子，还要唬我呀？走！咱們找地方說理去，走走走！

范大杯 哪个惧你？

酒 保 你既打算打官司，你倒是真走呀！穷嚷嚷干什么呀？

石世茂 (背供介)本打算唬他一唬，找个台阶就下。誰知这倆小子都那么死心眼子。好在我是失主，官司打到哪兒，我也輸不了；弄巧还許官断他賠我四兩銀子，豈不是更便宜嗎？

酒 保 你怎么不言語呀？

范大杯 此人情虛，由他去吧！

石世茂 我倒变成情虛啦？走就走，打官司去！正是：銀子就是我的命，

范大杯 为人豈可昧良心？

酒 保 你說：这真是善門难开呀，我跟范大官人当見證去啦。

〔同下〕

第 八 場

〔四衙役、門子引县官李丹上〕

李 丹 (引)身受皇恩，秉忠心，除暴安良。

(詩)百里封侯虽小官，

居然贏得政声賢；

上报君恩勤民事，

遍地桑麻乐悠閑。

本县、李丹。官居江都县。且喜上任以来，政簡民安，夜不閉戶。今日升堂理事，众衙役，伺候了！

〔石世茂上〕

石世茂 走走走！咱們沒有完，見官說去。

〔范大杯、酒保上〕

范大杯 任憑于你。

石世茂 誰亏心誰是王八蛋！大老爷冤枉呀！

李 丹 外面何人喧嘩？

衙 役 有人喊冤。

李 丹 帶上來！

衙 役 告狀人走進。

石世茂

范大杯 大老爺冤枉！

酒 保

李 丹 你們哪個是原告？哪個是被告？

石世茂 老爺，小人是原告。

李 丹 你叫什麼名字？有何冤枉？一一講來。

石世茂 小人名叫石世茂，江右人氏。出門貿易，賺下利息，回家探望妻小。中途腹內飢餓，去到酒館吃酒。不料多貪几杯，竟將包裹遺失，被這花兒拾去。小人第二日來找，是他交還與我，內中短了四兩銀子。望求大老爺作主。

李 丹 你包中共帶多少銀兩？

石世茂 小人帶一百零四兩銀子，共是五錠；還有小錠的讓花子給吞沒了。

李 丹 酒保，你叫什麼名字？

酒 保 小人叫錢有財。

李 丹 石世茂可是在你館中吃酒嗎？

酒 保 是。

李 丹 他怎樣失去銀兩，你可知曉？

酒 保 只因昨日黃昏時分，這個石世茂慌慌張張跑來喝酒。吃完放下酒錢就走，走時連面兒也沒照，並不知道丟失銀兩之事。今兒早起剛剛開門，這位范大官人來到我的館中。沒有多時，這石世茂便跑來向小人索要包裹。范大官人從旁插言，包裹乃是他昨日在

館中拾去，等失主已然守了一夜。當下問明包裹銀兩數目，當面交還。誰知這姓石的忘恩負義，先說銀子一百兩；等到說明交還，忽然變臉，說他的銀子共是一百零四兩。您想范大官人如若打算吞沒他的銀子，不會全數拿去嗎？何必替他守上一夜，再還他哪？

李 丹 此話倒也有理。范乞兒你叫什么名字？

范大杯 小人名喚范大杯。

李 丹 我看你像貌清奇，舉止端詳，不像為非作歹之人。你一個窮人，既然拾了這許多銀子，定是天賜；你為何還要還他？

范大杯 大老爺，小人拾銀之時，心中想到：失銀之人，如是富貴人家，還則罷了；若是貧寒之人，一旦失去許多銀子，他全家怎生得了？倘若逼出人命，造孽非淺。因此，小人去到古廟之中，替他看了一夜。今日天剛一亮，便往酒館之中，等那失銀之人，來交還于他。誰知交還之後，他却說內中銀子少了四兩，望乞老爺公斷。

李 丹 本縣自有道理。石世茂！

石世茂 老爺。

李 丹 包裹今在何處？

石世茂 現在小人手內。

李 丹 呈上來。

(石世茂呈銀介)

李 丹 果然一封銀子。(看介)我來問你：你的銀子共是多少？

石世茂 一百零四兩。

李 丹 此銀多少？

石世茂 一百兩。

李 丹 哦，我明白了。昨日有人報案，言說在郊外失了一個包裹，內中有一百兩紋銀。不想被范乞兒拾去，今日正好圓案。來人！

衙 役 有！

李 丹 銀包存庫，候那失銀之人來領。

石世茂 老爺，為何將小人銀子給沒收了？

李 丹 适才你親口說道：你失的銀子是一百零四兩；此銀乃是一百兩，數目不符，豈能為你所有？你还是去到酒館之中，尋你那一百零四兩的銀子去吧。

石世茂 呀，老爺！這包銀子实在是我的。小人一時胡塗怕他索要酬謝，存心吓唬他。誰知弄巧成拙，自投羅網，您饒了我就得了！

李 丹 嚙！大胆狗才！范大杯拾金不昧，稱得起乞中君子。你这狗才忘恩負義，反要詭詐于他，真乃天良喪盡！如此刁頑，情理難容，此銀已然入庫，下去！

石世茂 老爺，你这叫什么斷法？

李 丹 本县就是这个斷法，再要多言，大刑伺候！

石世茂 曖曖曖，大老爺！那就是小人的銀子。

李 丹 众衙役！將此刁民重責四十大板，叉了下去！

衙 役 是！

石世茂 別打了，銀子我不要還不行嗎？（囑下）

李 丹 范大杯！

范大杯 大老爺！

李 丹 將此包裹銀子与你，以為獎賞。

范大杯 啊大老爺，小人不敢受此銀兩。

李 丹 却是为何？

范大杯 想此銀乃他人所有，非分之錢，受之有愧。

李 丹 听你之言，真不愧乞中君子也！包裹暂时存庫，留充善举。来，包裹入庫。

衙役甲 (將銀包交內場介)包裹入庫。

李 丹 看十兩銀子过来。

(門子取銀子介)

門 子 銀子到。

李 丹 付与范大官人。

(門子付銀介)

范大杯 为何重賞小人？

李 丹 你拾金不昧，真乃君子！本县所賜，休得固辞。好好設法上进。你二人下堂去吧！

范大杯 多謝大老爷！

李 丹 掩門。

(四衙役、門子、李丹下)

范大杯 正是：为人莫仗千般巧，

酒 保 报应来时后悔迟。

(同下)

第 九 場

(鴛兒上)

鴛 兒 文生数月未回轉，娘兒少吃又無穿。

我、平康巷老鴛兒便是。自从文生上京，久無音信。他这一百兩銀子也花光啦，我几次三番挑逗蘭娘做买卖，她都不允。适才想了一条妙計，待我將我兒子宋保喚出，商量行事便了。宋保走来！

〔宋保上〕

宋 保 生成好命当捞毛，吃喝抽賭外帶嫖。

媽呀，叫我做嘛呀？

鵲 兒 我說兒子！

宋 保 媽媽！

鵲 兒 自从文生走后，錢也花光啦，你倒是想个主意呀。

宋 保 我有什么主意呀？

鵲 兒 你沒有主意，我倒有个主意。附耳过来！（咬耳介）

宋 保 主意倒好，人家信嗎？

鵲 兒 軟的不行，咱們不会揍她嗎？

宋 保 对！就是这么办。我先躲开，你把她叫出来。咱們是一計不成，还有二計；二計不成，还有三計。我先找地方抽口再来。（下）

鵲 兒 蘭娘快来！

〔蘭娘上〕

蘭 娘 来了！

郎君一去無音信，寒衾独寢恨更長。

媽媽万福！

鵲 兒 坐下坐下。

蘭 娘 告坐。媽媽喚奴出来，有何話說？

鵲 兒 姑娘，你今日想文郎，明日也想文郎。你瞧他一去这么些日子，连信都沒来过一封，一个人的青春能有几何？你这么一朵鮮花，給他守活寡嗎？再說日子也要过的，照这么下去怎么成呀！

蘭 娘 媽媽這話就不对啦。想文郎临行之时，留下一百兩銀子，再三將奴托付与你。他要是取得功名回来，豈不是大家都享荣华富貴嗎？別說咱們有的过，就

是过得苦一点又有什么呢？常言說的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暂时穷困，又算得了什么！

鵲 兒 你真是实心眼呀！你不知道，这年头的人，都沒好心眼。我眼睛見人多啦，憑他那样花花公子，別說是闊不了；就算他真闊了，有的是名門貴族，能要一个烟花妓女去做正室夫人嗎？你想他一去大半年，連信都沒來一封，你还瞧不出他的意思嗎？

蘭 娘 文郎絕不是忘恩負义之人。目前路上不平穩，他不來信，必有緣故。哪能就算他負心哪？

鵲 兒 年輕閱歷淺，哪懂得如今人心險詐呀！你不信就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蘭 娘 瞧就瞧吧，反正我是主意拿定的啦。

鵲 兒 到时候可別怨我不提醒你。

蘭 娘 你別緊自煩啦！我有我的主意，怪您干嘛呀！

鵲 兒 得！你不听我的好話，算我自說。

蘭 娘 本来廢話嗎！

〔鵲兒恨介〕

〔宋保上〕

宋 保 定下半籠計，來此劝多嬌。媽，大事不好啦！

鵲 兒 啲！什么事呀？

宋 保 法不傳六耳，您這來，我跟您說。

鵲 兒 什么要紧的事呀？

蘭 娘 他母子鬼頭鬼腦，裝模做樣的，我倒得留点神。听听他是說我不是，反正我有准主意。（听介）

宋 保 （故做低語介）适才街上都嚷嚷动啦：文相公做了大官啦！

〔蘭娘惊介〕

鵲兒 阿彌陀佛！謝天謝地！可該咱們娘兒三個享榮華富貴啦。你还不肯当她面說干嘛呀？

宋保 您先別喜歡，文相公官是做啦，但是可娶了親啦。

鵲兒 怎么着，你知道是誰家的姑娘嗎？

宋保 那我倒不知道，據說是个宰相的小姐。招贅之后，打發文祥偷偷到原先住的店里頭，取什么要緊的東西；還囑咐店家別讓咱們娘兒三個知道。這話能告訴蘭娘姑娘，招她生氣嗎？

〔蘭娘指宋保、鵲兒根又笑介〕

鵲兒 老是不告訴，也不是事呀。她盡顧一死守活寡，咱們日子怎么過呀？再說也誤了她的青春呀！咱們为她好，總得說！

〔蘭娘歸坐，故做不知介〕

鵲兒 你当真还想守文相公嗎？

蘭娘 〔冷笑介〕哼！“好馬不配雙鞍韃，烈女不嫁二夫郎”。這話还用媽媽你再說嗎？

鵲兒 好孩子！你別傻啦！你知道文相公做了官啦嗎？

蘭娘 怎么会不知道啊？

鵲兒 那么你知道这个小沒良心的停妻再娶嗎？

蘭娘 那我更知道啦。不是宰相之女嗎？

鵲兒 喲！怎么你也知道啦？

蘭娘 不是都打你母子嘴里說出來的嗎？不用往下說啦，倆字考語——不信！

鵲兒 愛信不信，你沒見保兒說，街上都嚷嚷動啦嗎？

蘭娘 他們愛嚷嚷不嚷嚷，告訴你說，我也不是三歲兩岁的孩子。擠眉弄眼、造點子謠言說：夜貓子来啦，快点別哭；楞說大香蕉辣嘴，連糖都是苦的。这种

唱隔壁戏的玩意儿还打算哄我呀！也得成啊！

鵲兒 这丫头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識好人心呀！

宋保 本来么，世上哪找咱們母子这两个好人心哪！

鵲兒 依着我兒子，本不打算跟你說实話。我为你好，才告訴你。讓你早点打主意，倒說我母子成心哄弄你。真气死人啦！我問問你：明明是真的，你看出哪点是假的来啦？

蘭娘 真人面前，別說假話。当真要我給你抖露出来嗎？我也問問你：話要真背人說，就該別的屋里說去。也用不着先大惊小怪的，等人家想听，再挤眉弄眼、故意大着声音說小話。世上有当着人面前說私話的嗎？还說是为好，叫我及早想主意。你的意思我全明白，惦记我也不是一天啦；左不是挂牌子当妓女、接客为娼、替你們掙錢吧。什么是为我呀！我說的对不对呀？告訴你說：我虽是女流之輩，也知三从四德。我入了良再下海呀，別說文郎他对我那般情意，我决不会負心背义；滿打他真負了心，我还有个死哪。你母子別做那个清秋大夢啦！

鵲兒 好你个臭丫头片子！嘴真厉害呀！別瞧你不是我亲生女兒，常言道：一日为娘，終身是母。叫你干嘛就得給我干嘛！

蘭娘 哼哼！

鵲兒 那姓文的小杂种！

蘭娘 罵人随你，要是当着我罵文郎，我可不爱听。

鵲兒 別他媽的肉麻啦！自从他去后，攏共留下一百兩銀子，够几天花的？別管他說的話是真是假；你猜的对不对，反正这小子不來信、不來錢是真的。我沒

錢替人家养老婆，趁早想开了点，免得媽媽生气。

蘭 娘 你別嫌我，我還早就不願意在這兒住啦。告辭啦！

鵲 兒 上哪兒去呀？保兒！把門插上，等我跟她算帳！

蘭 娘 你母子不是嫌文郎不寄錢，沒錢养活我嗎？好在文郎已然代我贖身，那我离你家，你也少花了錢，也省了心；我還保全清白身子，咱們豈不兩便嗎？啲！你怎么把門給插上啦？這還有強留的嗎？

鵲 兒 好你个臭丫頭片子呀！保兒，先把她衣服扒下來！你還說不短我身价銀子啦？這大半年的功夫，你吃的穿的、咱們娘三個花的，三個身价銀子都過去啦。要走也不難，得給我留銀子！

蘭 娘 要沒有銀子哪？

鵲 兒 就得跟我做買賣！

（念扑灯蛾）

賤人做事太欺情！

出言頂撞為何因？

宋 保 打呀！打呀！

鵲 兒 （念扑灯蛾）

你今若是不應允，

定要你的命殘生！命殘生！

〔鵲兒打蘭娘介〕

宋 保 啲！怎么躺在那兒不動啦！媽！你別打啦！瞧瞧吧，別打出人命來呀。

鵲 兒 打死她無非臭塊地！（摸介）這臭丫頭真讓我給打死啦？這可怎麼辦哪？

宋 保 這回該我出主意啦，咱們母子兩人將她背往江岸，脖子上給她墜一塊石頭，往江心一推。她一輩子也

上不来，豈不是人不知鬼不觉嗎？

鵲兒 这倒是个好主意！你在前头把風，瞧瞧有人沒有？
现在就把她背了出去。

〔鵲兒背蘭娘介。轉圓場〕

鵲兒 我叫你少喝兩盞，偏多喝。瞧你一个妇道人家，醉的这样兒！黑更半夜的，哪兒雇車去呀？

宋保 說的是呀！

鵲兒 得啦，下来吧！这就是你的墳地啦！

〔范大杯內嘆介〕

宋保 媽呀！媽呀！下夜的来啦，快跑吧！

〔鵲兒、宋保放下蘭娘跑下〕

范大杯 〔內〕兄弟們，帶路！

〔范大杯引四乞丐上〕

范大杯 〔唱〕每日里寻醉乡逍遙閑散，

好一似李青蓮斗酒百篇。

众賢弟前帶路古庙回轉，〔被尸身絆住，吃驚介〕

呀！

見一个醉汉子倒臥江邊。

唔呼呀！不想暮夜江邊，竟有醉乡同道。众賢弟，
打火看看是我輩中人么？

〔乞丐甲打火，看介〕

四乞丐 哎呀！大哥不好！此乃一赤身露体女子，身有伤痕，
大概是被人給打死的。

范大杯 有这等事？待俺看来。〔看介，脫衣蓋尸介〕众賢弟，可知
此女是誰？

四乞丐 我們都不認得。

范大杯 你不識得，你不認得，我却認得。

四乞丐 她到底是誰呀？

范大杯 此女名喚蘭娘，就在前面烟花巷中居住。那日愚兄前往乞討，多蒙她贈我一吊銅錢，故尔相認。常言道：受人点水之恩，須当涌泉答报。她今被人打死，豈忍坐視？且喜我这十兩銀子尚未用完。有勞哪位賢弟，到大街之上敲开店門，买一口棺木來，先行成殮。明日愚兄再去寻找害她的人，好与她报仇雪恨。

乞丐^甲_乙 我二人願往。

〔乞丐甲、乙拿錢下〕

范大杯 快去快來！今晚天气甚寒，大家可去拾些枯柴，生火取暖。

乞丐丙 这差事我去。（下）

范大杯 蘭娘呀蘭娘！你身受屈死，你若有灵，何不托上一兆？也好寻找害你之人，与你报仇雪恨。

〔蘭娘苏醒嘆介〕

蘭 娘 哎呀！

范大杯 你这就是托兆嗎？

蘭 娘 好打呀好打！可疼死我啦！我怎么这么冷……

范大杯 哎呀且住！我看此女不是詐尸，定是还魂。啊蘭娘，你可認得我？

蘭 娘 你是誰呀？

范大杯 啊蘭娘！我便是那日乞兒酒丐，可还记得？

蘭 娘 你就是酒丐？我怎会得到这兒來啦？

范大杯 适才我弟兄由酒館回店，見你被人打死，赤身倒臥。我已經命人去买棺木成殮与你。不想你又还陽來了。

蘭 娘 啲！可不是我沒穿衣服嗎？怎么我脖子上还系着一塊石頭哪？我明白啦，定是鴛兒母子將我打死，恐怕事犯當官，把我系石投江。不想遇見恩公，才得活命。請上受奴家一拜吧。

范大杯 不敢當！不敢當！听娘子之言，打你的便是那日門首站定的宋保兒嗎？

蘭 娘 可不是那兩個狠心的東西嗎！（哭介）

〔乞丐丙取柴火上〕

乞丐丙 柴火來啦。哎呀！怎么詐尸啦？

范大杯 這位蘭娘她活了！娘子不必悲傷，且待天明，我范大杯替你出頭伸冤便了。

蘭 娘 多謝恩公！

〔乞丐甲、乙與二人抬棺上〕

乞丐^甲_乙 大哥大哥，棺木來啦！

范大杯 不用了。

乞丐^甲_乙 怎么不用了？

范大杯 不想你們走后，她又還陽啦。

乞丐^甲_乙 那么，那怎么办哪？這口棺材——

范大杯 與那來人五百銅錢，搭了回去吧。

乞丐^甲_乙 聽見沒有，死人又活啦，用不着啦。范大官人給你們二位五百錢，抬回去吧。

二抬棺人 多謝范大官人。

〔二人抬棺下〕

范大杯 列位賢弟！你我弟兄將蘭娘身旁堆上枯柴，將火點着，坐以待旦。啊蘭娘！但不知鴛兒為何將你這般毒打？

蘭 娘 众位恩人容稟！
(唱)未曾開言兩淚汪，
尊聲恩公听端詳：
兒夫求名把京上，
鴛兒起下坏心腸。
百般毒打不容讓，
受尽了千辛万苦我只为文郎！

范大杯 原来如此。待明日報官伸明冤枉，我再与你寻找文相公的下落便了。

蘭 娘 如此，感恩非淺！

(鷓鴣介)

四乞丐 天亮啦！天亮啦！

范大杯 天色已明，便請蘭娘同往县衙走走。

蘭 娘 (看下身介)只是奴家赤身露体，怎好行走？

范大杯 賢弟过来。

乞丐甲 什么事，大哥？

范大杯 这里有一錠銀子，快与蘭娘买身衣服来。

乞丐甲 是啦。(跑下)

蘭 娘 恩公如此大恩，我蘭娘何时得报？

范大杯 济困扶危，乃是大丈夫所为。

(乞丐甲买衣上)

乞丐甲 衣服买到。

范大杯 (付衣服介)娘子，衣服在此。我等暂且迴避。穿好之后，同往古厝，待我写張狀子，前往鳴冤便了。

〔范大杯与四乞丐下〕

蘭 娘 看那旁有一片蘆葦，待我到那里將衣服穿好。(下)

第 十 場

〔鳴鼓介〕

〔四衙役、門子引李丹急上〕

衙役甲 啓太爷：范大杯帶一民女喊冤。

李 丹 喚他进来。

〔范大杯、蘭娘上〕

范大杯 高堂悬明鏡，

蘭 娘 王法不容情。

范大杯
蘭 娘 与太爷叩头！

李 丹 范乞兒，你身后何人？

范大杯 乃是平康女子蘭娘

李 丹 到此何事？

范大杯 現有狀子呈上。

李 丹 取来本县观看。

〔衙役呈狀介〕

李 丹 “具告狀人苏蘭娘。因葬父母自卖己身，不料被平康巷宋鵠兒买去，立逼为娼。民女立志不从，多蒙文相公出銀三百兩，救离苦海，配为夫妇，三月有余。文相公进京求名，留下紋銀一百兩，交鵠兒母子照看民女，以为度用。自文相公走后，鵠兒母子二次逼我为娼，民女不允，被她毒打而死，意欲抛往江心。多蒙恩人范大杯搭救还陽。聞得大人爱民如子、法不妄斷，跪求伸冤！哀哀上告！”有这等事！衙役

拿本县火籤，速到平康巷將宋鵠兒母子鎖来，不得有誤！

衙役甲 是。（下）

李 丹 范大杯，你真乃乞中俠义也！

范大杯 太爷夸講。

李 丹 哈哈……

〔衙役甲引鵠兒、宋保上〕

衙役甲 鵠兒母子拿到。

鵠 兒 鵠兒母子与太爷叩头。

李 丹 宋鵠兒，你母子逼良为娼，其罪非小。又將烈妇苏蘭娘打死，該当何罪？

鵠 兒 小妇人院中并没有什么苏蘭娘。

李 丹 还要强辯？傳苏蘭娘与她对質。

蘭 娘 宋鵠兒，你差点沒把你姑奶奶打死。想不到报应昭彰，我又活了。

李 丹 眞脏实犯，有招無招？

鵠 兒 小妇人無招。

李 丹 將她与我夾起来！

鵠 兒 小妇人受刑不过，有招有招！

李 丹 蘭娘所控，可是事实？

鵠 兒 俱是实言。

李 丹 命他母子画供。

〔鵠兒、宋保画供介〕

李 丹 押了下去，按律治罪。

〔鵠兒、宋保下〕

李 丹 范大杯，文生未回，蘭娘無家可归。你乃乞中君子，本县在宋鵠兒手內取还文生所留一百兩銀子；命你

代蘭娘寻房居住，随时照看，你意如何？

范大杯 孤男寡女，瓜李之嫌，多有不便。蘭娘有太爷做主，料無惡人敢去侵犯。等她安居之后，小民不才，願替她天涯海角寻找文生，使她夫妻团圆便了。

李 丹 你既如此仗义，本县任還于你。掩門！

〔四衙役、門子、李丹下〕

范大杯 娘子随我来。

蘭 娘 恩公請！

〔同下〕

第十一場

〔王翠娥上〕

王翠娥 （唱）見旌旗閃龍蛇臨風招展，
奴虽是閨閣女不讓兒男。
都只为太行山馬賊造反，
他要夺我主爷錦綉江山。
我的父为元帅出兵征战，
这几日連敗陣好不心煩！

奴家、王翠娥。只因太行山馬如龍造反，我父王正成奉命出征；是奴家再三苦求，才得跟來。不想賊兵声势浩大，連敗數陣。是我本想杀賊立功，怎奈我父执意不允，这便怎么处？明日会战賊兵，我不免假做观陣为名，到了兩軍陣前，一馬当先杀將出去。倘若天助成功，豈不是一場佳話？我就是这个主意。

（唱）定下了巧机謀明日交战，
且看我女英雄一馬当先。（下）

第十二場

(四龙套引王正成、文奎上)

王正成 (唱)奉王命征賊寇雄兵十万，
但不知何日里扫尽狼烟？
悶懣懣坐宝帳軍書觀看，

【报子上】

报子 馬如龙討战。

王正成 吩咐出兵迎敌者。

(轉圓場。四龙套引馬如龙上，起打。王正成、文奎敗下，馬如龙追下)

王翠娥 (內唱)

四馬單槍戰場上，

【王翠娥戎裝上】

王翠娥 (唱)旌旗招展日無光。

勒住絲韁用目望，

那旁来了女娘行。

奴家、王翠娥。未奉父命，私自出征。那旁来了一員女將，待我迎上前去。

【馬玉花上，对陣介】

馬玉花 大胆丫頭！擋住你家姑娘去路，通名受死！

王翠娥 你家姑娘乃王元帅之女、王翠娥是也。女寇留下名姓！

馬玉花 你姑娘馬玉花。趁早回去便罢，免得劍下做鬼。

王翠娥 女寇休得張狂，听我道来！

【馬玉花、王翠娥同拔劍亮相。同起舞介】

王翠娥 (唱)女寇休要逞剛强，

奴家言来听端詳：

我父奉命擒賊寇，
要把你等一扫光。
休要頑強把天兵抗，
赶快下馬來归降！

〔对舞劍介。馬玉花敗下，王翠娥追下〕

〔馬玉花上〕

馬玉花 女將杀法厉害，不免用絆馬索擒她！

〔王翠娥上，馬玉花擒王翠娥下〕

第十三場

〔范大杯、三乞丐上〕

范大杯 (唱) 涉水登山往前进，
寻找文生走一程。

我、范大杯。受了蘭娘之托，寻找文生。三位賢弟，
前面什么所在？

三乞丐 乃是太行山。

〔幕內喊杀介〕

范大杯 四外喊杀之声，待我登高一望。

〔范大杯、三乞丐上桌看介。王正成、文奎敗上，四龙套引馬如龙追下〕

范大杯 呀，三位賢弟，你我有了出头之日了。

三乞丐 大哥何出此言？

范大杯 你看前面敗的官兵，后面賊寇追赶。待俺痛飲一回，
杀賊立功便了。

〔范大杯取出身上酒壺飲酒介。从桌上翻跳下，脫衣身段。王正成、
文奎逃上。范大杯放銃，迎馬如龙交手介。馬如龙敗下，范大杯率三
乞丐追下。王正成、文奎、范大杯、三乞丐再上〕

王正成 多蒙四位壯士相救！

范大杯 豈敢。

王正成 此地不是講話之所，你我回營一叙

〔圓場〕

王正成 來，與壯士看座！

范大杯 謝坐。

〔丑丫鬟上〕

丑丫鬟 啓元帥：大事不好啦！

王正成 何事驚慌？

丑丫鬟 小姐私自出兵，被一女寇擒往太行山去啦。

王正成 〔急介〕你怎麼講？

丑丫鬟 擒往太行山去啦。〔下〕

王正成 哎呀！這這這……

〔唱〕聽說女兒遭羅網，

怎不叫人痛斷腸！

哎呀賢甥啊！你表妹不聽我言，私自出馬，如今被賊寇擒去，只怕性命有些難保！

文 奎 舅父不要悲傷，吉人自有天相。

范大杯 元帥不必憂慮，俺范大杯不才，情願夜探太行山。如將小姐救回，也未可知。

王正成 但得如此，感恩非淺。

范大杯 此去太行山，還有一條妙計。

王正成 願聞其詳。

范大杯 此去如能救回小姐，但看紅燈為號，請元帥急速派兵在山口埋伏。內應外合，不但小姐得救，還可打平山寨。

王正成 真乃妙計！你我照計而行。

范大杯 事不宜迟。三位賢弟暫在营中听候佳音，俺就此去也！（下）

王正成 兒呀……

〔同下〕

第十四場

〔“急急風”。四龙套、四喽罗引馬如龙、馬玉花、王忠綁王翠娥上〕

馬如龙 將她綁在标杆之上。

四喽罗 啊！（綁介）

馬如龙 呔！王翠娥！你早早劝你爹爹归順便罢；如若不然，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王翠娥 有死而已。賊子你何必多言？

馬如龙 好个倔强的丫头！喽罗們！將她与我乱箭穿尸！

四喽罗 啊！

馬玉花 且慢！大哥不可莽撞，想大哥尙無压寨夫人，何不將她收下？

馬如龙 只恐这丫头不允。

馬玉花 小妹自有道理。喽罗的！將她綁了送到你姑奶奶房中，待我解劝于她領了。

四喽罗 啊！

王翠娥 咳！

〔四喽罗綁王翠娥下，馬玉花下〕

馬如龙 喽罗們！小心防守。

〔同下〕

第十五場

〔范大杯走边上。做身段〕

范大杯 啊哈！

(念)飞檐走壁数我能，

腰中宝剑灿寒星；

捷似猿猴轻如燕，

一身来去影无踪。

男儿意气重血性，

拔刀相助遇不平。

报国丹诚何惜命，

要遇身手显英名！

俺、范大杯。只为搭救王翠娥性命，夜探太行山。

看月色朦胧、山势巍峨，正好行走也！

(唱“粉蝶儿”)

俺这里蹑足潜踪，

早度过危山险嶺。

观闪闪冷月疏星，

听微微人声呼应，

觑着那马嘶鸣。

寂静山环里，

意惶惶虎胆怦怦，

觅不着婵娟影！

且喜度过山嶺，只是寻觅不着王小姐如何是好？唉咳，有了！看那旁有座刁斗，不免盘将上去了望一回。

〔范大杯上高，扯“顺风旗”望介，倒挂翻转介〕

〔“急急风”。马如龙、马玉花、四喽兵绑王翠娥上〕

马如龙 喽罗的！劝她不允，将她吊在藏珍楼上，与我痛打！

范大杯 呀！看翠娥小姐命在危急，我不免用起调虎离山之

計，放起火來！（翻下放火介）哎呀不好！后山火起！

〔內設樓台布景〕

馬如龍 看后面火起，定有好細。來，將王翠娥綁在樓上，好好看管。待俺迎上前去。

〔四嘍兵綁王翠娥上樓介。馬如龍、馬玉花下〕

范大杯 妙啊！賊子已中我之計，不免登樓救王小姐要緊。

〔范大杯“鷄子翻身”，爬上樓介，暗殺看守嘍兵救王翠娥介〕

范大杯 小姐快走！

王翠娥 你是何人？

范大杯 卑人范大杯，奉你父之命前來相救。快隨我縋下樓去。

〔范大杯從樓上縋王翠娥介。下樓翻跌介〕

范大杯 事急了，小姐快走！

王翠娥 兩足麻木，如何是好？

范大杯 這——

〔幕內喊殺介〕

范大杯 哎呀！小姐！事到萬急，顧不得男女授受不親。待我背負于你，爬上山去。

〔范大杯背王翠娥上桌介〕

〔馬如龍、馬玉花領四嘍羅分上，趕場〕

眾 拿奸細！

〔馬如龍、馬玉花領四嘍羅分下〕

〔范大杯背王翠娥下坡介〕

范大杯 且住！想我來時曾與王元帥訂妥。放火為號，將賊誘出山寨，埋伏眾官兵乘虛擒其巢穴；然後兩下夾攻，哪怕山賊不滅？事到其間，不免放起火來，誘賊离山便了。（放火介）呸！賊子听者！某今獨來探山，

誰敢來？誰敢來？

〔馬如龍、馬玉花領四嘍羅上〕

馬如龍 哪裏走！

〔追圓場。范大杯時快走，時慢走，戲耍眾人介〕

范大杯 賊子來呀！（背王翠娥作身段下）

馬如龍 追！

〔同下〕

第十六場

〔“急急風”。四官兵引二官將上〕

官將甲 看范大杯已引賊寇离山，我等不免前去搗其巢穴。
众官兵一齐进山！

〔同下〕

第十七場

〔“急急風”。二官將、文奎上〕

文 奎 看山寨火起，必是范义士得手。众官兵，上前接应去者。

〔轉場，范大杯拉王翠娥上〕

范大杯 好了！接应已到，待我抵擋一陣。

〔馬如龍、馬玉花領四嘍羅上。起打介。范大杯杀馬如龍。王翠娥擒馬玉花介。二官將引四兵上〕

范大杯 嘍羅听者！山寨已破，降即免死。

四嘍羅 我等願降！

范大杯 一齐綁赴轅門請功去！

〔同下〕

第十八場

〔王正成、文奎、范大杯、王翠娥上〕

王正成 此次扫平太行山，小女得脱虎口；我兵轉败为胜；皆范义士之功也！待本帅修本进京，奏明聖上，定有恩旨。

范大杯 多謝元帅提拔！

王正成 义士智勇双全，为何落在風塵之中？此番又因何到此？

范大杯 小人乃江都一个酒丐，受了平康巷中一位烈妇之托，来此寻找一人；不料遇見賊寇抵擋官軍。

文 奎 那位烈妇叫什么名字？

范大杯 苏氏蘭娘，因受鴛兒虐待，几乎打死。被俺救轉回生，受她重托，替寻她的丈夫。

文 奎 如此說来，义士又是賤內的恩人。請上受我一拜！

范大杯 豈敢当此大礼！昨晚到此，只顧与賊兵交战，还未領教將軍姓名。你敢莫是姓文？

文 奎 小弟正是文奎。

范大杯 真乃巧遇也！

王翠娥 啊！爹爹！（哭介）

王正成 女兒为何落泪？

王翠娥 女兒不听爹爹吩咐，私自出兵，誤陷賊手；虽承范恩公搭救，此乃終身奇耻大辱，待女兒自刎了吧！

〔王翠娥自刎介，王正成夺劍介〕

王正成 事已过去，我兒并未失身賊手，何必行此拙志？

王翠娥 喂呀……

王正成 賢甥，你快快劝劝你的表妹去吧！

文 奎 賢妹聰明過人，千萬不可行此短見，以免二老傷心。

王翠娥 表兄！

文 奎 賢妹請講。

王翠娥 豈不知列國鍾建之故事？

文 奎 我明白了。啓稟舅父：看表妹之意，只為身是女子，被范義士黑夜之間背在身上，逃將出來。有鍾建附體之嫌，故爾欲行短見，望乞舅父做主。

王正成 原來如此。范義士可曾娶有妻室？

范大杯 四海飄零，哪有妻室。

王正成 我看范義士，乃當代奇俠；我女亦非尋常脂粉。意欲結為秦晉之好，不知意下如何？

范大杯 這個——

文 奎 表妹素性貞烈，如若不允婚事，她的性命休矣！

范大杯 只恐不配高門。

王正成 豈有不配之理？

范大杯 如此，岳父請上，受小婿大禮參拜！

〔王翠娥羞下〕

王正成 哈哈！今乃黃道吉日，不如就在这賀功筵前舉行婚禮。明日再與賢甥同往江都縣，迎接甥媳便了。

范大杯 遵命。

王正成 后堂擺宴，一來祝賀范義士花燭之喜；二來與諸位將軍賀功！

〔尾聲，同下〕

田 七 郎

李万春藏本

提 要

武承休喜交友，夢神囑交獵戶田七郎。武乃向田百般通款，田母而拒之。

七郎入山打獵，因爭虎誤傷人命，被捕入官。武重金行賄，救田出獄。田母感之，遂囑七郎報武。

武僕林兒調戲武之兒媳，被武子撞見，林畏罪逃，投入鮑府，鮑二庇護之。

武命僕人捉來林兒，親送縣衙。縣令姜够本受鮑之賄，反責武。田七郎憤恨難平，遂刀殺林兒。鮑二到官告武殺人，武恒、武承休叔侄被傳。姜以官壓民，當堂刑杖逼供，重責承休，氣斃武恒。

田七郎奉母命化裝樵夫，為武報仇。殺死鮑二后，在追趕姜够本時，總鎮率兵至，圍田。田突圍不出，自刎死，立尸不倒。姜趕來，田尸殺之，尸身乃倒。

第 一 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 (引)交友投心忘生命，感動神靈。

(詩)不樂為官隱山林，

四海交游訪良賓，

與朋友交言有信，

推己及人孔子云。

在下，武承休。乃遼陽人氏。祖遺薄產，尙能丰衣足食。不料結髮之妻中途亡故。留下一子名叫武紳，娶妻王氏，他夫妻二人倒也孝順。家中之事，全仗叔父照管。是我平生最好結交，細心思考：得人甚稀，失人甚易。引咎自思，亦莫名其妙。昨晚偶得一夢，神人指示：那田七郎可共患難。不知田七郎是何如人也？不免將書童喚出，問問他可知曉。書童哪里？

林 兒 (內)啊哈！(上)

(念)正在打麻將，

忽听老爺叫，

可惜一手牌，

三番帶單吊。

員外爺在上，林兒有禮！

武承休 罷了。

林 兒 員外叫我，有何吩咐？

武承休 只因昨晚偶得一夢，神人指示于我：东村有一田氏七郎，可共患难。此人你可知曉？

林 兒 我說員外爺，俗語有句話：“夢是心头想。”“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人家听戏入迷，我看您交朋友也入了迷啦。我知道有財迷、戏迷、气迷、还有这个——我別說啦，沒听說過交朋友还入迷的！您想想：咱們这样的俗人，焉能感动神仙？分明是您迷信太深，腦气不淨。豈不聞聖人云“攻乎异端”，“敬鬼神而远之”乎！

武承休 你小小年紀曉得什么！朋友为五倫之一，交友之道，礼义当先。你乃頑皮的小孩子，懂得什么！

林 兒 我本不懂什么。可是您問我，我又不能不說，对与不对請您自己斟酌。您不是問那田七郎嗎？我是不知道。您要是交朋友至誠，請您自己打听去。沒我什么事！

武承休 你既然不知，隨我前去訪問。与我帶馬！

林 兒 是啦。

武承休 (唱二黃搖板)

昨夜晚夢境中神人示告，
田七郎是良友頗可相交，
叫書童你与我鞍轡备好，
我亲身去东村訪問根苗。

〔同下〕

第 二 場

〔田母上〕

田 母 (引)兒行孝道，賢媳婦，井臼有条。

(詩)苦度光陰乐田苗，
 冬日紡織夏鋤刨；
 勤儉恭謹兴家道，
 孝悌忠信教兒曹。

老身、田氏。乃七郎之母。先夫去世，家業蕭條。
我兒捕獵为生，娶妻陈氏，夫妻和美，在老身膝前
承欢尽孝。我兒今早进山捕獵，这般时候，还未見
回来。想那深山險惡，与虎豹爭斗，倘有不測，叫
我婆媳倚靠何人。因此終日心焦！正是：举家大小
欢聚好，兒行千里母心焦。

(唱二黄三眼板)

 終日里整家园思想周到，
 嘆我兒去捕獵受尽煎熬！
 入深山幽谷內擒虎捉豹，
 怕只怕遇不測性命难逃。
 午飯时还未見我兒来到，
 叫为娘坐不安、食不飽、身倚柴扉、望眼欲
 穿、盼兒归、細問根苗。
 清晨起三叩首佛前禱告，
 保佑着母子們乐享逍遙。

田七郎 (內)走哇！(上)

(唱二黄搖板)

 入深山登峻嶺得来虎豹，
 踏險道攀山崖搜索熊巢。
 剥皮革長街市柴米糴糶，
 奉娘亲当报那养育劬劳。

母亲在上，孩兒有礼！

田 母 哎呀兒呀！你你你……回来了？

田七郎 孩兒回来了！

田 母 每日进山，回家甚早；今日为何这般时候才得回来？
好叫娘放心不下！

田七郎 母亲哪里知道，今日进山，遍处搜寻，未見一兽。
孩兒寻至后山澗下，遇一斑斕猛虎，孩兒与它爭斗
半日。那虎暴躁如雷，威風猛烈，孩兒斗它不过，
將它誘至深潭窄澗之內，澗窄虎大，跳躍不灵，孩
兒乘此一刀，刺入胸膛，將虎擒着。因此耽延時間，
恕孩兒不孝之罪。

田 母 我兒遇此凶險，又將这猛虎擒住，此乃是山神保佑；
待我謝天謝地。

田七郎 当謝天地！

田 母 兒呀！你媳妇現在后面，收拾午飯，將猛虎放下，
随为娘一同用飯。

田七郎 孩兒遵命！

田 母 随娘来呀！

〔同下〕

第 三 場

〔林兒、武承休上〕

武承休、（唱二黃搖板）

一路上观不尽山林盛茂，
望翠柏碧綠色楊柳垂条。
白云处現奇峰灵崖飄渺，
村落里見农夫耕种禾苗。

来此已是东村，但不知田七郎住在何处？書童！

林 兒 有！

武承休 前面借問一聲。

林 兒 是。列位請啦！

村 民 (內)請了！

林 兒 借問一聲，田七郎住在何處？

村 民 (內)前面一帶竹籬，兩扇柴扉，就是他家。

林 兒 勞您駕！

村 民 (內)好說！

林 兒 回稟員外：前面一帶竹籬，兩扇柴扉，就是他家。

武承休 將馬帶住，待我向前叩問！(下馬、叩門介)里面有人么？

〔田七郎上〕

田七郎 村中賓朋少，何處客來邀？

是哪一位？

武承休 在下乃行路之人，偶遇風霜，身體不爽。暫借尊處歇息歇息，事後自當重謝！

田七郎 行路之人，歇息歇息又有何妨？請！

〔武承休進門介，林兒隨進介〕

田七郎 請坐！

武承休 有坐！

田七郎 請問員外，上姓高名？

武承休 在下武承休，西村人也。聞得寶庄有一田氏七郎，特來拜訪。請問尊兄貴姓高名？

田七郎 豈敢！小可便是田七郎。

武承休 原來是田兄，失敬了！

田七郎 員外到此，必有所為？

武承休 久聞壯士篤誠信實，素有賢孝之名，故爾特來拜訪！

田七郎 我乃一介村夫，何勞員外夸奖。

武承休 請問壯士，家中还有何人？以何为業？

田七郎 員外听了！

（唱二黃平板）

隱荒村性疏懶不通世道，
因鄙陋近农庄缺少知交，
只在那母堂前稍尽孝道，
为生計入深山圍獵耕樵。

武承休 尊兄！

（唱二黃平板）

适才間游山景宝庄来造，
訪賢兄为良朋拜謁英豪。
想你我欲相交何必客套，
倘不弃跪神前同把香燒。
叫林兒你与我忙取财宝，
將薄礼奉伯母勿嫌菲薄。

田七郎 （唱二黃搖板）

萍水相逢怎能扰？
非是在下不識交。
若叫后堂娘知道，
定要責我不相饒。

員外快些收起，莫要見怪！

武承休 些許薄礼，万勿推却！

田七郎 适才言过，老母常常言講，不劳之財不可輕受。

武承休 想你我一見如故，道义相交，何在金錢？一定要收下的。

田七郎 我若收下，老母定要責罰于我，何人担待？

武承休 如此說来，何不將伯母請出一見？

田七郎 如此，員外稍坐。孩兒有請母亲。

〔田母上〕

田 母 母慈子賢孝，傳家聖道高。

兒呀！請我出來何事？

田七郎 今有鄰村武承休、武員外，仰慕孩兒，前來拜訪。
相贈黃金一笏，孩兒再三不收，武員外執意奉上老
母，以作甘旨之費。故此叫孩兒將母亲請來相見。

〔林兒窺听介〕

田 母 啊！萍水相逢，哪有贈金之理？況且那武員外家財
豪富，我們高攀不起。我兒不可與他相交。待我辭
退于他便了！〔進門介〕啊員外！

武承休 伯母！侄兒這廂有禮！

田 母 員外少禮？請坐！

武承休 有坐。

田 母 方才我兒言道，員外相贈黃金，我母子實不敢領
受。

武承休 如此薄敬，何足挂齒？請伯母笑納！

田 母 呃！員外說哪里話來，我母子隱居山林，耕田捕獵，
頗可度日。我兒終朝打獵，無暇交友，員外快將原
贈收回，我母子万万不能領受！

武承休 伯母何必太謙？既然相贈，哪有收回之理！如不收
下，侄兒就要強贈了！

田 母 貴客好無道理！我想交友必須兩下情願，哪有強交
之理？我这里茅屋窄小，不能容留貴客。我兒送客！
恕老身失敬了！〔下〕

武承休 賢弟！听伯母之言，愚兄还有什么歹意不成？

田七郎 員外休怪，老母上了几岁年紀，言語不周，我这里

当面謝罪。既然老母不准，員外請將原贈收回，改日登門謝罪。

武承休 既然如此，愚兄就从命了。

（唱二黃搖板）

贈黃金原為那交友之道，

不料想老伯母不收分毫。

辭別了七郎弟容日領教，（上馬介）

這一片交友心枉費徒勞。

〔武承休、林兒下〕

田七郎 （唱二黃搖板）

我看他虽不像為惡品貌，

怎能够違慈命自把罪招。

施一禮請老母恭領訓教，

〔田母、田妻、田子上〕

田 母 （唱）貧寒子怎能够結交富豪？

田七郎 母親請坐。

田 母 你夫妻也一旁坐下！

田七郎 謝母親！

田 妻

田 子 參見爹爹！

田七郎 罷了。

田 母 兒呀！那武員外臨行之時，與你講些什麼？

田七郎 是他言道，真心交友，徒勞往返。

田 母 他原是真心訪友，你不明老身的心意。我有几句言語，你且听了！

田七郎 母親訓教。

田 母 武承休乃當地豪紳，我們交之不宜。常言道：受人

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多積陰德，諸福自至，乃是取決于天。尽力農事，加倍收成，乃是取決于地。善教子嗣，昌大門楣，乃是取決于人。魚吞餌、蛾扑火、未得而先喪其身。猩醉酒、蚊飽血、已得而仍亡其軀。如猩醉酒，撈血方休，似蛾扑火，焚化身亡。蛾死于明火，故有奇智者必有其殃。游魚死于芳綸，有美嗜者必有美害。我兒生來心粗性躁，不审通權。兒只有持天然朴厚誠實之心，仰慈愛平和寬仁之訓，則庶能挽救于既倒，而自立于天演淘汰之世界也。

（唱二黃正板）

我母子守清貧休貪財寶，
教訓你富豪家不可相交。
常言道受人恩必當答報，
受人財必得要舍命酬勞。
況我兒與他人不是友好，
不勞財叫為娘怎受分毫？
若收下他錢財多有不妙，
受人恩若不報惹人笑嘲。
從今後與他人往來斷了，
免為娘把此事掛在心梢。

田 妻 （唱二黃搖板）

老娘親金石論當領訓教，

田七郎 （接唱）

為丈夫我怎敢違背年高。

田 妻 （接唱）

看紅日已墜西天色不早，

田七郎 (接唱)俺这里閉柴扉將門关牢。

(同下)

第 四 場

(武恒上)

武 恒 (引)生平無所好，乐清閑，自在逍遙。

(詩)不願居官隱山郊，

薄田數頃自耕澆，

和平处世無煩惱；

忠厚傳家福祿高。

(家院暗上)

武 恒 老汉、武恒。居住辽陽，家有薄田數頃，春种秋收，倒也安然。自从先兄亡故，拋下侄兒武承休。侄婦下世，留得一子，名喚武紳，娶得孙媳王氏，他父子、夫妻倒也孝順。怎奈侄兒武承休素有孟嘗之癖，專好交友，老汉也不計較于他。今日不見，又不知往何处去了？不免將孙兒、孙媳喚將出来，問个明白。家院！請少爷、少夫人前来問話。

家 院 是。有請少爷、少夫人堂前問話。

(武紳、王氏上)

武 紳 (詩)为官家事多纏繞，

商賈在外苦奔勞；

看来万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倒逍遙。

王 氏 (詩)龙凤呈祥手自描，

錦門綉戶寂無聊；

丈夫讀書在学館，

夫妻恩爱乐陶陶！

武 紳 祖父在上，孙兒有礼！
王 氏

武 恒 罢了。

武 紳 將我夫妻二人喚將出来，但不知有何訓教？
王 氏

武 恒 只因你父一日未曾在家，老汉放心不下，你夫妻二人可知他往何处去了？

武 紳 孙兒在学館攻書，方才回来，不知我爹爹做何事去了。

武 恒 孙媳你可知道？

王 氏 孙媳今日未曾下楼，我也不知爹爹往哪里去了。

武 恒 你二人既然不知，回房歇息去吧！

武 紳 是！（下）
王 氏

武承休 （內）書童帶路！

林 兒 是啦！

〔林兒、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西皮搖板）

田伯母虽年近性情不好，
阻攔我与七郎不得相交。
霎時間来至在自己門道，
我这里甩金鐙忙下鞍韉。

參見叔父！

武 恒 罢了，坐下！

武承休 謝坐。

武 恒 兒呀，你往哪里去了？

武承休 侄兒去往东村，訪問田七郎去了。

武 恒 田七郎为人如何？

武承休 田七郎为人诚实，颇重义气，故尔前去访问。

武 恒 你可曾相见？

武承休 侄兒已見着此人，彼此义气相投，怎奈田母有些古怪。

武 恒 怎見得田母有些古怪呢？

武承休 侄兒贈他黃金一笏，那田母不但不要，反倒申斥孩兒一頓。

武 恒 那田氏母子不爱金銀，甘受清貧之苦，真乃世間少有，似这样孝义之人与他交好，不枉你一生之志。

武承休 請叔父后堂安歇，侄兒另有裁处。

武 恒 你也用飯去吧！

武承休 侄兒随后就到。

(武恒下)

武承休 哎呀且住！神人指示于我，既然应兆，难道就罢了不成？

林 兒 我說員外！这个念头，簡直的您就不用想啦。

武承休 怎么不必想了？

林 兒 您听我告訴您：那田媽媽对他兒子說啦：她說員外家財豪富，他們高攀不起。您想为跟他交朋友，还得先混穷了嗎？我看您干脆死了这条心吧！

武承休 哎呀，真乃是母賢子孝！我自有道理。家院！拿我名帖随定書童，去請田七郎过庄飲酒。听他講些什么，急速回来告我！

林 兒
家 院 是！（下）

武承休 真乃难得啊！

(唱西皮搖板)

田伯母實賢德治家有道，
那七郎可稱是孝義的英豪。(下)

第五場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唱西皮搖板轉二六板)

遵奉了慈母命山村避隱，
不許俺街市上濫交友人。
那一日武員外亲身訪問，
要与某結金蘭獻上黃金。
娘不叫受他人分毫相贈，
辜負他交友心枉費途程。

[林兒、家院上]

林 兒 (唱西皮搖板)
家 院

庄中奉了員外命，
特地前來請佳賓。

林 兒 來此已是。

家 院 田七郎開門來！

田七郎 是哪一位？(開門介)原來是老掌家！到此何事？

家 院 老奴乃是武員外的家人，奉了我家員外之命，前來問安。現有請帖呈上。

田七郎 哎呀且住！武員外差人前來，請俺赴宴，若是推辭不往，豈不辜負了他的美意。若是前去，老母見罪，如何是好？(想介)我自有道理！啊掌家！回得府去，稟知你家員外，就說俺身體不爽，改日登門叩

謝！

家 院 老奴乃是奉命前來，相請台駕！若是不往，我家主人必要嗔怪于我。

田七郎 老管家不必多言，稟知你家員外，就說俺与他后会有期，快些去吧！

家 院 如此，告別了！

（唱西皮搖板）

辭別田爺往家奔，

回家稟報咱主人。

〔家院、林兒下〕

田七郎 （唱西皮搖板）

武員外相邀我去把酒飲，

恐老母降下罪不敢前行。

他那里整佳肴空將俺等，

把一片相交心化做灰塵。（下）

第 六 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二黃原板）

嘆人生榮與辱原有定分，

富貴家須當要周濟貧民。

自那日夢境中神人指引，

指示我與七郎可共死生。

他母子受清貧令人可敬，

非有此賢德母不能生這孝順的兒孫。

〔家院上〕

家 院 （唱）奉主命到東村七郎去請，

他执意推却我所为何情？

參見員外！

武承休 罷了。七郎可曾請到？

家 院 老奴奉命前去邀請，七郎言道：有恙在身，改日登門叩謝。

武承休 此乃是七郎托言有病。我自有道理。家院！請門客們進見！

家 院 是。有請眾位門客！

〔山當倘、毛老道、白眼狼、荷畢上〕

山當倘 法輪常轉路正西，

毛老道 指佛吃飯又穿衣，

白眼狼 白吃白喝白听戏，

荷 畢 五香豆腐大蝦米。

山當倘 洒家、山當倘。

毛老道 山人、毛老道。

白眼狼 在下、白眼狼。

荷 畢 吾叫荷畢。

山當倘 列位請了！

毛老道 請了！

白眼狼 請了！

荷 畢 庄主相邀，一同進見！

毛老道 請！

白眼狼 請！

荷 畢 庄主在上，我等有禮！

山當倘 公等少禮！請坐！

毛老道 公等少禮！請坐！

山当倘
毛老道
白眼狼
苟 畢

告坐！（坐介）將我等喚來，有何事議？

武承休

只因东村有一獵戶，名喚田七郎，此人孝义無双。是我亲至他家拜訪，他母子度日艰难，故尔以金相贈。他母不單不受分毫，并且不令七郎与我相交。我命蒼头奉請七郎过府飲宴，他执意不来。故尔与諸公商議。

山当倘

这有何难，今晚三更待貧僧去至他家，將他盜來便了！

白眼狼

得啦，大師傅！我倒知道偷猫盜狗，沒听说偷人的。我說大師傅，您把您宝刹的門可千万关严喽，别叫人家把您給偷了去。您就保重得啦！

毛老道

此計不好。待山人略施法力，將他拘來就是。

白眼狼

道爷，您这个主意，跟沒說一样。又弄那障眼法兒，这不是那个事情。想那田家是母賢子孝，非你我可比。

武承休

依你之見？

白眼狼

依我的主意，不用費多大心思，管保就来！

武承休

計將安出？

白眼狼

想您上他家拜訪，無非受他一茶之惠，您就奉送黄金一笏，他母子分文不受。請他飲酒，他又不来，可見得这金銀酒飯，难以打动于他。

苟 畢

唔呀！員外！这白眼狼的話，可对得很哪！喝他一壺茶，給他一笏黄金，他都分毫不要。請他吃飯，他是一定不能来的。

武承休

不必多言！白先生有何妙計？

白眼狼 依我之見：您還是到他家去，登堂索飯。那田七郎必定整頓酒飯，款待員外。您先吃了他的飯，然后再請他，他是斷無不來之理。

武承休 此計甚好。等到明日前去。正是：自古英雄愛好漢，
(下)

苟 畢 毛老道最喜花和尚。

白眼狼 你別挨罵啦！

(同下)

第 七 場

田七郎 (內)走啊！(上)

(唱西皮搖板)

得來野味心头爽，

急忙回家奉高堂。

迈步來在村头上，

武承休 (內)七郎兄慢走！

田七郎 (接唱)

忽听后面喚七郎。

(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西皮搖板)

急急催馬忙赶上，

知己相逢叙衷腸。

七郎兄請了！

田七郎 員外請了！

武承休 七郎兄你想煞我了！

田七郎 多蒙挂念。員外要往何處而去？

武承休 特來拜訪。

田七郎 請至家中待茶
武承休 請！
田七郎
田七郎 (唱)有請員外家中往，
武承休 (唱)結交良友把身防。
(同下)

第 八 場

[田妻上]

田 妻 (唱西皮原板)
嘆兒父終日里深山獨往，
得虎狼換糧米奉養萱堂。
我的兒年紀小頗有胆量，
一家人守清貧苦度時光。

[田七郎、武承休上]

田七郎 (唱西皮搖板)
霎時來在家門外，
員外稍候片刻來。
員外，稍候片刻。

武承休 請便。

田七郎 開門來！

田 妻 (開門介)丈夫回來了。

田七郎 回來了。母親現在哪里？

田 妻 現在後面。

田七郎 武員外到此，你去陪伴母親。

田 妻 是。(下)

田七郎 員外請！

〔武承休進門介〕

田七郎 請坐！

武承休 有坐！

田七郎 日前老母言語唐突，多有得罪！

武承休 豈敢！昨日命家下人來請，聽說兄台欠安，為此前來問候。

田七郎 多承員外挂心，當面謝過。

武承休 啊兄台！小弟一路而來，腹中有些饑餓，請賜酒飯一用。

田七郎 舍下無有佳肴美酒，不過粗食野味，何敢言賜？員外少坐，待俺去取。（取飯菜介）員外請酒！

武承休 叨擾了！

（唱西皮搖板）

謝過了兄台情義好，

一飯之恩當報勞。

深施一禮謝佳肴，

打擾不當了。

田七郎 （接唱）

粗茶淡飯休笑嘲。

請！

武承休 請！

（唱西皮原板）

多承仁兄贈佳肴，

促膝相談知己交。

兄台英雄天下少，

為何埋沒在山郊？

田七郎 （唱西皮原板）

員外不必美言道，
愧煞七郎枉英豪！
我母子村居無煩惱，
不貪功名挂紫袍。

武承休 兄台不乐为官，願在家中奉养老母，以尽人子之道，
真乃孝义無比。

田七郎 夸獎了！

武承休 弟約兄台明日过庄一叙。望屈駕一往，兄台你是万
無推却的了！

田七郎 明日稟过家母，必当造府問候！

武承休 七郎兄，你我相交，要以信义当先，不可失信！

田七郎 員外說哪里話来！俺生平从不言謊。

武承休 告辞了！

（唱西皮快二六板）

相交不必論客套，
哪顧路远与途遙。
請七郎明日要早到，
准备美酒請英豪。（下）

田七郎 （唱西皮二六板）

武員外待俺情义好，
并無有半点意傲心高。
明日过府去拜造，
与他結为羊左交。（下）

第 九 場

〔林兒上〕

林 兒 （唱西皮搖板）

酒逢知己千杯少，

話不投机半句多。

我、林兒。只因我們員外最喜歡交朋友，把田七郎愛的如同性命一般。喝茶也念道田七郎，吃飯也念道田七郎，睡覺，可就忘啦！今兒个請下田七郎，命我整頓酒飯；又叫我在村頭等候，看天色不早，我就此走走！（下）

第十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唱西皮搖板）

請下了七郎兄為何不到？

盼知己不由我心似油熬。

〔林兒、田七郎上〕

林 兒（唱）田員外且稍待容我稟報，（進介）

員外！

（唱）那七郎在門首拜謁知交。

武承休 七郎兄來了？有請！

林 兒 有請！

武承休 七郎兄哪里？

田七郎 員外！

武承休
田七郎（笑介）啊哈哈……

武承休 請！

〔田七郎進入介〕

武承休 請坐！

田七郎 告坐！

武承休 兄台为何来迟？

田七郎 今早进山捕獵，归家稍晚，故尔来迟。員外恕罪！

武承休 豈敢！（对林兒）書童摆酒！

林 兒 是啦！（摆酒介）

武承休 請！

田七郎 到此就要叨扰！

（田七郎、武承休入席介）

武承休 七郎兄，弟有一事相托，兄台必須应允。

田七郎 不知員外有何吩咐？

武承休 奉求兄台与我采买虎狼之皮，弟有用处。書童！將銀兩取来！

林 兒 是啦！（取銀介）

田七郎 想那虎狼之皮，不过是寻常之物，何用这許多的銀兩？

武承休 多帶一些，又有何妨？不必推辞，請酒！

田七郎 酒飯已飽，我要告辞了。

武承休 屈留一宿，明日早行。

田七郎 恐老母在家盼望，告辞了！

（唱西皮搖板）

員外寬洪似管鮑，

把俺七郎当故交。

明日进山寻虎豹，

皮革奉献报酬劳。（下）

武承休 （唱）奉送黄金他不要，

此番中了我的計籠牢。（下）

第十一場

〔田母上〕

田 母 媳妇身有恙，老身挂心腸。

我兒被武家請去吃酒，不見回來。媳妇偶得病症，甚是沉重，又無錢財与他調治。唉！想我那媳妇乃是賢德淑女，在我家受尽苦处，如今得了这样的病症，好不叫人心焦也！

（唱二黃搖板）

我一家受清貧全仗天養，
無端的賢德女染病在床。

田七郎 （內）走哇！（上）

（唱西皮散板）

急忙忙來至在自己門上，
將此事去稟報年近的萱堂。

母親在上，孩兒有禮！

田 母 罷了。兒呀！你怎么这般时候才得回來？

田七郎 母親哪里知道，武員外留住飲酒，又托孩兒辦買虎狼皮革，故爾遲延。現有銀兩在此！

田 母 虎狼之皮，又值多少，何用這許多的銀兩？兒呀！必須用心捕獵，多多的奉上才是！

田七郎 謹遵母親！

田 母 兒呀！自從你走后，媳妇偶得疾病，甚是沉重，快隨為娘前去觀看。

田七郎 母親請！

〔同下〕

第十二場

田 妻 (內)兒呀，攙扶了！

〔田子攙田妻上〕

(唱二黃慢板)

不料想病昏沉難以支撐，
請醫治家清貧缺少錢文。
我的兒攙為娘病床養靜，
只覺得自無主困睡沉沉。

〔田母、田七郎上〕

田 母 (唱西皮搖板)

賢兒媳侍奉我何等孝順，
不料想今日里大病臨身。
望蒼天三叩首神佛保定，
我情願替她死不願獨生。

田七郎 母亲言重了！

田 子 啊祖母！

田 母 你母亲的病体，可好了些么？

田 子 适才心中忙乱，將將睡着。

田 母 待我看来！（看介）哎呀！

(唱西皮搖板)

老身我站床前用目覷定，
却因何半日里瘦損花容？

田七郎 賢妻醒来，母亲在此！

田 妻 (唱西皮倒板)

耳听得喚賢妻声音一陣，
母亲！兒夫！喂呀……

(唱西皮搖板)

病床前站定了老幼亲丁。

尊婆母休憂慮寬心放定，

媳婦我耐几日病自离身。

田 母 兒呀！想你这病症，必然是終日操勞，憂慮家务之故。必須寬心靜養，方可痊愈。

田 妻 婆母說哪里話来，为女子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孝順翁姑，亲操井臼，方是做媳妇之道。何言操勞二字？

田 母 你既見明白妇人之道，千万保养病体，神灵必然拥护，自有病好之期。再若勞思，則难以保全性命。兒来看！抛下中年的丈夫，年幼的孩兒，还有我衰迈的老身，依靠何人？

田七郎 母亲不必悲伤！賢妻养病要紧！

田 母 媳妇安歇了吧！

田 妻 媳妇遵命！

(田妻入幃介。暗下)

田七郎 啓稟母亲：武員外所托之事，咱家中虎豹皮革，計不足償。兒要进山捕獵去了！

田 母 你妻子病体甚重，你要早些回来！

田七郎 孩兒此去，多者三天，少者兩日。現有金銀在此，母亲与她請医調治。兒要去了！（下）

田 母 孙孙哪！

(唱西皮搖板)

你的父寻虎豹深山來进。

与你母請良医治病离身。

(同下)

第十三場

〔李忠上〕

李 忠 趁我十年运气旺，手到病除准投簧。
在下、李忠。来在这条街上看病，待我念起歌兒来！

（念）世代祖傳妙法高，
專治吐血与杂癆；
有人將我請了去，
沒病我也得瞧瞧。

卖药啊！治病啊！

〔田母、田子上〕

田 母 孙兒！外面喊嚷看病，快去請来！

田 子 是！（出介）先生請了！

李 忠 我是“大夫”，不是“先生”。那戴眼鏡兒的，才是先生
哪！我是看病的大夫。

田 子 我說大夫！您会看病嗎？

李 忠 大夫哪有不会看病的，我看你就有病！

田 子 我沒病，我瞧你倒有点兒毛病！

李 忠 我有什么症候，我小时候倒有症候，大了老沒有犯
啦！

田 子 您請进来吧！

〔田子領李忠進門介〕

田 母 先生請坐。

李 忠 这位老人家病不輕啊！

田 母 老身不曾有病！

李 忠 你也沒病，他也沒病，將我請来，难道給我治病不成！

田 母 先生！我兒媳妇有了病了！

李 忠 先生会成了你的兒媳妇了！

田 母 先生貴姓？

李 忠 我叫李忠。

田 母 李先生，随老身到病房觀看！

〔众圓場〕

田 母 請坐！

李 忠 坐着。（坐介）我这看病是有規矩的。是論趟，还是包治？

田 母 何为論趟，哪叫包治？

李 忠 要是論趟，馬錢五兩，葯錢在外。就是馬錢貴一点兒。

田 子 你騎着馬來的嗎？你要什么馬錢！

李 忠 这是老規矩。

田 母 請問先生，何为包治？

李 忠 这包治倒是爽快，通共是三十兩銀子！

田 母 先生！我們家道寒難，無有許多的銀兩，少些才好！

李 忠 我这就打着厘哪！再不能大減价啦！我还是先要錢！

田 母 只要看得病好，銀兩与你收下！（遞銀介）啊媳妇，就在帳內坐起，先生与你診脉。

〔李忠診脉介〕

田 母 先生，你看这病体如何？

李 忠 我看这病是三焦火盛，外受邪風，头眩目眩，兩耳喧鳴，口干舌硬，鼻塞不通，四肢浮腫，睡臥不宁，大便偏紅，小便不清，急難之症，恐怕不行。

田 母 还能治好么？

李 忠 这六脉欲絕，沉細的很哪！看在銀子的面上，竭力

治之。(取药介)此药用水煎服，引子是紅棗、秋梨，这还有个名兒！

田 子 什么名兒？

李 忠 其名曰“早离早散”。我要走啦！

田 子 你等等，說了半天，我媽倒是什么病啊？

李 忠 这也在七十二样痧病之内，这是“杂拌痧！”

田 子 你媽死的时候，就得的是“杂拌痧”吧？

李 忠 我們太老夫人跟这病相同，那叫“南杂拌痧”！

田 子 別找罵啦！

李 忠 正是：治得病来难治命，死馬当做活馬医。卖药噢！

(下)

田 母 孙兒將药煎好，随我用飯！

田 子 是。

(同下)

第 十 四 場

(田七郎上)

田七郎 俺、田七郎。进山三日，未曾打着一兽。今日心惊肉跳，不知是何緣故？哎呀且住！想俺妻子身染重病，莫非有什么差錯，待俺急速回家便了！(下)

第 十 五 場

(田母上)

田 母 (唱西皮搖板)

賢兒媳服药后未能減病，

倒叫我年迈人不得安宁。

(田子扶田妻自下場門上，攙送入帳介)

田 子 祖母！

田 母 孙兒！你母可好些么？

田 子 吃葯之后，嘔吐不止。

田 母 待我看来！

田 妻 婆母，恕媳妇不能下床行礼。

田 母 兒呀！你今日可好些么？

田 妻 婆母！孩兒之病，只怕無有指望了。啊！（哭介）

（唱二黄原板）

尊婆母你不必將奴挂念，
这病体只恐怕不能保全。
自孩兒过門来蒙娘教管，
看待我如亲生女兒一般。
实指望送母終黄金埋掩，
又誰知半途中先赴九泉。
再不能承欢娛膝前相伴，
再不能訴衷腸同把話談。
人生死原有定不能强免，
劝婆母且保重莫要泪漣。
但願得一家人平安康健，
奴在那黄泉下也瞑目心甘。

田 母 （唱西皮搖板）

听一言不由我肝腸痛断，
好一似万把刀刺在胸前！
我的兒你若有一差二变，
怕只怕我这老性命难在世間。

田七郎 （內）走哇！（上）

（唱西皮搖板）

一路上心惊跳愁眉不展，
不觉得来至在自己家园。
进草堂見老娘泪流滿面，
俺这里双膝跪兒問娘安。

田 母 七郎！你……回来了！

田七郎 兒回来了！

田 母 你媳妇堪堪待斃，还不快去相見！

田七郎 賢妻醒来！

田 妻 （唱二黄搖板）

耳边厢又听得有人呼喚，
喂呀……

又只見奴的夫站立面前。
你今日回家来相見一面，
从此后兩分离隔断世間。

田七郎 （哭介）妻呀！

田 妻 （唱二黄搖板）

奴一死老娘亲無人相伴，
替为妻行孝道侍奉高年。

田七郎 妻呀！

田 母 （哭介）兒呀！

田 子 娘啊！

田 妻 （接唱）

小姣兒听为娘嘱咐一遍，
多孝順老祖母莫要貪玩。
我的夫攏为妻把婆母拜見，
婆母！
从今后陰陽隔不能團圓。

一霎时身战抖咽喉气短，（吐介）

無常到大数終命赴九泉。（死介，暗下）

田七郎 妻呀！

田 母 （哭介）兒呀！

田 子 娘啊！

田 母 （唱）賢兒媳今一死拋娘不管，

嘆生离与死別痛徹心肝！

兒呀！‘买口棺木，好好成殮！

田七郎 遵命！

（同哭下）

第十六場

（四肩夫抬棺材上，停介。田母、田子、田七郎上。四肩夫暗下）

田 母 媳妇！我兒！兒呀！

（唱二黄倒板）

見灵柩不見兒姣容粉面，

媳妇！我兒！兒呀！

（唱二黄頂板）

兒在那黃泉下細听娘言：

（唱反二黄原板）

自从兒到田門令人可嘆，
未曾享一日福受尽熬煎，
清早起午夜眠何曾怠慢，
勤漿洗苦奔忙补破縫衫，
再不能与老身烹茶奉飯，
再不能随为娘去种庄田，
狠心腸拋丈夫难以相見，
又可憐丢下了这年幼的兒男！

只願你身一死陰陽隔斷，
不管我一家人苦向誰言。
哭姣兒哭的我肝腸痛斷，肝腸痛斷！
小孫兒与你母焚化紙錢。

〔田子燒紙介。田母暗下〕

〔二家丁抬盒子上，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家院報陳氏喪親來祭奠，
 盡一盡交友情焚化冥錢。（祭終介）

田七郎
田 子 謝過員外！

武承休 七郎兄，你要寬心些呀！

田七郎 啊員外！日前吩咐之事，俺家中現有虎狼之皮，只是毛針損壞，意欲進山捕獵，不想又遇妻死，等埋葬之後，再去辦理。多有意慢了！

武承休 小弟只用皮革，不用絨毛，何妨拿來觀看！

田七郎 遵命！（取皮介）員外請看。

武承休 此物甚好。就此帶回。家院，帶了回去！

二家丁 是！（接皮介）

武承休 七郎兄！嫂夫人几時入葬？

田七郎 即刻埋葬。

武承休 弟帶來家下人等，可以幫助搭靈！

田七郎 多謝員外！

武承休 家丁們走上！

〔眾家丁上〕

武承休 將靈柩搭至墳塋。

眾家丁 啊！（抬棺木下）

〔二家丁、武承休、田子、田七郎下〕

〔田母上〕

田 母 媳婦！我兒！啊……我的兒呀！

（唱二黃搖板）

搭棺木出庄去不能觀望，
眼睜睜埋去了賢孝的娘行。
我只得掩柴扉把門兒关上，
悶沉沉悲慘慘好不淒涼！（下）

第 十 七 場

〔四下手引吳常上，“點驛啓”〕

吳 常 （詩）綠林之中我為強，

愛習武藝論刀槍；

打劫買賣經商客，

誰人不知鎮山狼！

某、鎮山狼吳常。自幼父母雙亡，孤身一人，就在此地居住。白日打劫客商，夜晚偷盜富戶。今日閑暇無事，去往山中尋找野味！家院走上！

吳 喜 （內）啊哈！（上）參見庄主！

吳 常 罷了。隨令進山尋獵去者！

吳 喜 是啦！

吳 常 （唱西皮搖板）

獨坐家中心頭悶，

行圍捕獵進山林。

家院與令把馬順，

打來虎豹喜盈盈。

〔四下手、吳喜下。吳常鞭馬下〕

第十八場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唱西皮搖板)

嘆中年喪妻子多有不幸，

同林鳥被風吹兩下離分。

俺、田七郎。只因武員外待俺甚厚，交俺黃金數兩，托買虎狼之皮。不料妻子病故，將那黃金用去。武員外將俺家中敗皮拿走，計不足償。是俺進山三日，得來一虎，親自送上府去。武員外將俺留宿，次日才回。看今日天氣清和，正好進山捕獵，待我稟告母親知道。(對內) 啊母親，孩兒要進山去了！

田 母 (內) 須要早些回來！

田七郎 兒遵命！正是：入山捕猛獸，送與武承休。(下)

第十九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西皮搖板)

良朋密友心常想，

今日閑暇訪七郎。

路途遙遠朝前往，

來到田家小村庄。

來此已是。(叩門介) 七郎兄，開門來！

田 母 (內) 來了！

(唱西皮搖板)

思想媳婦心不爽，

又听門外喚七郎。

隔門相問何人訪，

尊姓高名住哪鄉？

門外客官，是哪一位？

武承休 侄男武承休前來拜望。

田 母 原來武員外，老身失敬了！

武承休 伯母開門，待我參拜！

田 母 我兒今日未曾在家，老身手腳遲鈍，不能接待貴客。

武承休 七郎兄未曾在家，侄男恭候一叙。

田 母 前番也曾言過，老身只有此子，不令他在外交友。
你不必多言，回家去吧！（下）

武承休 （唱）听一言來心暗想，

相交哪有歹心腸？

羞愧難當回身往，

侄男告辭了！

俠心義胆付汪洋。（下）

第二十場

〔虎形上，跳形，下〕

第二十一場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唱西皮搖板）

上得山來烟云渺，

松柏叢中鳥啼嬌，

耳邊听得虎聲嘯，

〔虎形上〕

田七郎（接唱）

管叫畜生的命难逃。

〔田七郎打虎介，虎跑下。田七郎追下〕

第二十二場

〔四下手，吳喜引吳常上〕

吳 常（唱）眼望高山林叢茂，

必有虎豹与山猫。

下得馬來登山道，（上山介）

山風一陣把樹搖。

〔田七郎追虎上，趑趄下〕

吳 常 且住！看這大漢追趕猛虎，此人的胆量不小。

吳 喜 我說庄主爺，您還夸他哪！

吳 常 胆量不小。

吳 喜 咱們做這綠林的買賣，也不是一半年兒啦！這山里的猛虎，就得屬咱們管；這山就如同咱們家的一樣。人家都跑到咱們家里打虎來啦！您還夸他哪！

吳 常 依你之見？

吳 喜 依我的主意，咱們大家趕上前去，將他擋住，把他殺死，咱們好在這山上做綠林的生意。如若不然，這個地方不是就屬他了嗎？

吳 常 言之有理。迎上前去！

四下手 啊！

〔田七郎追虎上。吳常擋住田七郎。虎形下〕

田七郎 呔！你是何人，將俺的猛虎放過，擋着俺的去路？

吳 常 此山乃是某家所管，你私自前來打獵，該當何罪？

田七郎 住了！想這山場地面，乃是官中之地，俺在此山打

獵多年，以此为生，你今攔擋于我，是何道理？

吳 常 你要打獵，却也不難，若勝得過我手中的鋼刀，將此山相送與你。

田七郎 听你之言，是要與某家較量較量么？

吳 常 嗯！

田七郎 好啊！如此，俺就得罪了！請！

〔田七郎打下四下手，吳喜。與吳常起打，雙敗下〕

第二十三場

〔田七郎上，吳常跟上。對刀、雙敗下〕

第二十四場

〔吳常上，田七郎追上，起打。四下手攔上，起打。四下手、吳常敗下，田七郎追下〕

第二十五場

〔吳常上，田七郎追上，起打。田七郎打倒吳常介〕

田七郎 呔！你今敗在我手，還有何言？還不與我閃開！

吳 常 〔爬起抽刀〕看刀！

田七郎 〔躲介〕啊！俺不忍傷害于你，你為何提刀就刺！

吳 常 看刀！

田七郎 俺與你素無冤仇，為何苦苦的與俺做對？

吳 常 住了！你老爺不慣在山上交鋒，那旁有一平川之地，你可敢去？

田七郎 就是龙潭虎穴，俺若皺皺眉頭，算不了英雄好漢。

吳 常 你要隨我來呀！

田七郎 走！

〔圓場〕

吳 常
田七郎

請！

〔田七郎與吳常起打介，田七郎殺死吳常〕

〔四下手、吳喜上〕

吳 喜 那一好漢，你將我家庄主殺死，他是自找其禍，也是命該如此，您要是一走，可就害了我們啦！

田七郎 殺人償命，豈肯連累于你。不必多言，隨俺到縣中走走！

吳 喜 这才是好朋友哪！

〔同下〕

第二十六場

〔四衙役、孟進才上〕

孟進才 〔引〕身居縣宰，喜得是，地產錢財。

〔詩〕衙門口兒冲南開，

有理無理拿錢來；

只要勢力人情在，

被屈含冤算活該。

下官、孟進才。今當三六九日放告之期，來！將放告牌搭出！

〔四下手、吳喜、田七郎上〕

吳 喜 辛苦您，頭兒！

衙 役 做什么的？

吳 喜 上這兒來，還干什么！打官司不咧！這個可是殺人的凶犯，我可交給你啦！

〔衙役領田七郎介〕

吳 喜 叩見太爺！

孟進才 狀告何人？你叫什麼名字？

吳 喜 小人乃是吳常的家人，名叫吳喜。跟隨主人進山打獵，這個惡棍將我家主人殺死，求太爺做主！

孟進才 下去！帶凶犯！

〔衙役帶田七郎上堂。田七郎跪介〕

田七郎 叩見太爺！

孟進才 下跪凶犯，你叫何名？

田七郎 小人田七郎。

孟進才 你為何將吳常打死？

田七郎 我二人言語不和，爭鬥起來，小人一時失手，將他打死，情願與他抵償。望求太爺開恩！

孟進才 好朋友做事好朋友當。倒是一條好漢！來！傳禁卒，暫且收監，明日復審。

田七郎 謝太爺！（起）

〔禁卒上，帶田七郎下〕

孟進才 帶吳喜！

吳 喜 伺候太爺！

孟進才 你且回家，明日听傳。

吳 喜 是。（下）

孟進才 退堂！

〔同下〕

第二十七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 眼跳心驚胸煩悶，莫非災禍事臨門。

〔家院上〕

家 院 七郎遭禍事，稟報員外知。
啓稟員外：田七郎在山中爭獵，傷害人命，收在監中。

武承休 不好了！
(唱)忽听家院一声稟，
不由俺心中吃一惊。
回头便对家院論，
快請門客白先生。

家 院 有請白先生！

〔白眼狼上〕

白眼狼 (唱)忽听員外一声請，
急忙前去問分明。
員外在上，白眼狼有禮！

武承休 先生少禮！請坐！

白眼狼 有坐！

武承休 白先生！田七郎杀死人命，收禁在監，俺要尽朋友之情，將他救出衙来。請先生想一計策！

白眼狼 这有何难，員外但放寬心，田七郎之事，包在我的身上。只要花些銀錢，打点打点县官，何愁此事不成！

武承休 家中銀兩，任你使用，事成之后，还要重謝于你。

白眼狼 員外說哪里話来！待我去找县中書吏，买通知县，是断無不行之理。我还是这就去。

武承休 先生啊！
(唱)白先生此一去万莫迟頓，
但願得到县衙將事办成。

白眼狼 (唱)尊員外放寬心好音候等，
准保管到县中把此事办成。(下)

武承休 家院，多帶銀兩，預備酒席，隨我去到監中，探望七郎去者！

家 院 遵命！

〔同下〕

第二十八場

〔田母上〕

田 母 〔唱〕我兒進山整三天，
為何不見轉回還？
莫非山中遇凶險，
心驚肉跳不安然！

〔田子上〕

田 子 哎呀祖母啊！大事不好了！

田 母 何事惊慌？

田 子 适才听街坊言講：我父在山內打死吳常，去往县中去了！

田 母 你怎么講？

田 子 往县中去了！

田 母 唉，兒呀！

〔唱〕听一言来魂飞散，
杀人容易偿命难。
眼睁睁一家人不能相見，
我的兒呀……

只恐怕有去無有还。

孙兒，速往县中打探：县官是怎样發落？

田 子 是！

〔分下〕

第二十九場

〔白眼狼上〕

白眼狼 人情勢力首當先，保管成功不費難。來此已是，待我叫門。（叩門介）先生在家沒有？

〔書童上〕

書童 什么人？

白眼狼 是我。

〔開門介〕

書童 白先生！

白眼狼 先生在家哪？說我求見！

書童 有請老爺！

〔書吏上〕

書吏 何事？

書童 白先生求見。

書吏 說我出迎。

書童 家爷出迎。

書吏 啊白先生！里面請！

白眼狼 請！

書吏 請坐！白先生到此何事啊？

白眼狼 有一事相求，您給辦辦吧！

書吏 請老兄說來。

白眼狼 我有一好友名叫田七郎，在山中打獵，誤傷人命。托您想個主意，救他一救。

書吏 現在的事難辦得很！無有錢是辦不了事的。

白眼狼 錢是有的。

書吏 明日早堂問他的時候，必須遞一個冤狀。可有一節，

(伸手介)这个，是要先拿的。

白眼狼 錢財的事，您是只管放心，只要能够將他这条命买出来，無論花多少，都行。

書 吏 兄台！只要有錢，慢說一条命，就是一百条也是無关紧要的。

白眼狼 就說这个案子，得花多少錢哪？

書 吏 吾要給你办，自然是叫你省的，有一万兩，明天就可以完案的！

白眼狼 太多啦！

書 吏 此事乃是人命关天，重大的很。衙門里人是多的，上上下下也不过是分几个錢的，再也不能少了。

白眼狼 咱們就是这么办，明天可要完案！

書 吏 一定的！

白眼狼 就这么办啦！

[台下]

第三十場

禁 子 (內)啊哈！(上)

靠山無树寻柴草，靠河缺泉水自干。

我、牢头是也。昨天收了一名囚犯，名叫田七郎。他也沒个朋友来瞧他。今兒个我把他叫出来，挤兌挤兌他！田七郎啊，你給我走出来吧！

田七郎 (內)来也！(上)

(唱)杀一命抵一命前生冤怨，

老娘亲無人奉孝順膝前。

禁大哥請了！

禁 子 罢啦！坐下坐下！有件事兒咱們商議商議。

田七郎 禁大哥有話請講！

禁 子 是有銀子、有錢，拿出来給我們伙計分分，好多照应你点兒呀！

田七郎 俺田七郎打獵为生，一貧如洗，哪有銀錢与列位使用？

禁 子 說好的你是一定沒有，善財难舍嗎！沒錢，我要打你！

田七郎 你怎么講？

禁 子 我要打你！

田七郎 好啊！

（念）禁子太無情！太無情！

打獵伤人命，

出首到公庭。

你与俺把錢要，

無有半毫分。

俺若逃性命，

何惧众官兵！

俺要去也！（斷鎖介）

禁 子 田爷！您是英雄好汉，別跟我一般見識，我是跟您打哈哈哪！

田七郎 敢是戏言？

禁 子 可不是戏言嗎！

田七郎 如此，再与俺帶上。

禁 子 您吓着了我啦！

武承休 （內）家院帶路！

【二家丁抬食盒引武承休上】

(唱)七郎兄伤人命罪重难免，

我情願破家財救他命还。

来此已是監門。家院，上前叫禁子答話，將銀兩与他！

家 院 禁大哥，我家員外叫你出来講話。

禁 子 你們是哪兒来的？

家 院 武員外探望田七郎来了。这里有一茶之敬，請禁大哥收下。

禁 子 那我可不敢收。

家 院 你收下吧！

禁 子 請員外进来吧！

武承休 七郎兄在哪里？哎呀！

(唱)見七郎受苦情形容悲慘，

項帶枷身披鎖罪犯当官。

七郎兄受惊了！

田七郎 多謝員外挂念。此次不幸身遭縲紲，小可死后，員外念其交友之情，另眼照看我那老母、孤兒，只当是憐貧惜老。七郎这里拜托了！

武承休 七郎兄！你但放宽心，在此暫住几日，小弟自有办法。家院，酒飯摆上！

家 院 是。(摆介)

武承休 七郎兄請！

(唱)七郎兄且忍耐把寬心来放，

官司事体过虑有弟做主張。

不日里就有那好音奉上，

离开这監牢獄轉回家乡。

田七郎 (唱)尊員外將此事休挂心上，

杀死人理應該与他抵償。

大丈夫何惧死生者何暢？

求員外恤老母年幼兒郎。

武承休（唱）你的母与我母皆是一样，

交朋友在五倫自古之常。

如若是救不出七郎兄長，

我情願相陪伴同死公堂。

七郎兄請放寬心，小弟回家，即刻办理此事，多者十日，少者五日，必然救你出監。俺就此去也！

田七郎 員外不要費心了！

（分下）

第三十一場

〔書吏上〕

書吏（唱）人命案許下了白銀一万，

立時間管保他得命回还。

只因田七郎一案，白先生破銀一万，买他一条活命，与老爷商議好了，今天早堂將他放出完案。天已不早，請老爷升堂！

〔四衙役、孟进才上〕

書吏 老爷早些完案，咱們好兌銀子去呀！

孟进才 我比你還急哪！衙役的，吳常的家人吳喜来了沒有？

衙役 早就来啦！

孟进才 帶上来！

一衙役 帶吳喜！

〔吳喜上，跪介〕

一衙役 吳喜当面。

孟进才 嘟！好一胆大吳喜，你家主人与人爭斗，他是自行摔死，你反說田七郎伤害，是何道理？

吳 喜 我家主人实在是凶手杀死。难道說这杀人就不償命嗎？

孟进才 胡說！你家主人身死，都是你的引誘。你給他抵償就是啦！

吳 喜 哎呀太爷！这个狀我也不告啦，您把我放了得啦。

孟进才 既是这么說，你就当堂画供吧。別無事故，你将尸首領回抬埋就是！

吳 喜 我謝謝您！保佑您別遭这样的报就得啦！

孟进才 轟下去！

四衙役 下去！

〔吳喜下〕

孟进才 田七郎不必再审，給他一个开門放。（对書吏）先生！你兌銀子去吧！

書 吏 是！

孟进才 退堂！

〔同下〕

第三十二場

〔田母上〕

田 母 （唱）七郎兒爭獵兽毆伤人命，
眼睜睜母子們兩下离分。

〔田子上〕

田 子 （唱）祖母命去打探得来一信，
武員外用銀兩換父逃生。
恭喜祖母！

田 母 啊！你父在监中受苦，还有什么喜事？

田 子 武員外用金銀打点知县，將我父救出南牢。

田 母 此話是真？

田 子 是真。

田 母 哎呀且住，我一再阻止我兒，不与那武承休相交。
如今我兒有难，他肯毀家相救，真乃难得呀难得！

田七郎 (內)走哇！(上)

(唱)武員外聞凶信把心机用尽，

用金銀打点那有司衙門。

那县尊受賄賂饒我性命，

因此上出南牢回轉家門。

母亲在哪里？(进介) 参见母亲！不肖子七郎回来了！

田 母 兒是七郎？

田七郎 孩兒在。

田 母 嚙！老身怎样囑咐于你，不許在外任意胡为，强暴縱橫。怎么不听娘言，倚仗血气之勇，平白打伤人命，出首公堂，拋下老身無人奉养。那武員外疏財仗义，將你救得活命。今日回的家来，兒有何顏見我！

田七郎 母亲不必动怒，恕孩兒不孝，罪該万死！

田 母 也罢！我且問你那武員外救你之恩，你是怎样答报？

田七郎 待兒登門叩謝。

田 母 嗯！理应前去，豈不知“小惠报之以礼，大德报之以义”。但願武員外一世無灾無恙，是你之福。他倘有意外之变，兒髮膚非老身所能爱惜，你且起来，听娘吩咐！

(唱)咱母子重相会誰能料定，
有心人恩与怨須要分明。
学一个羊左交兩拋性命，
兒学那事父母竭其力、事君王要致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桃园結义万古留名。

田七郎 (唱)母亲教訓兒遵命，
怎做忘恩負义人。
孩兒要去看望武員外，母亲看守門戶。

田 母 兒呀！为娘与你这口宝刀，要你保护武氏全家，万
不可輕易伤人！正是：

天产此宝落凡塵，
为娘今日賜兒身；
武家倘然有不幸，
哎呀，兒呀！
你是他家报仇人！

〔分下〕

第三十三場

〔武承休、武紳上〕

武承休 相交恩情重，破产救宾朋。

〔家院上〕

家 院 七郎老爷来訪。

武承休 有請！

家 院 有請！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奉了慈母命，过庄見恩兄。

武承休 七郎兄来了！

田七郎 員外！

武承休
田七郎 (笑)啊哈哈哈哈……

武承休 請坐！

田七郎 有坐！

武承休 兒呀，見過你田叔父！

武 紳 叔父在上，侄兒有禮！

田七郎 为叔也有一禮。

武承休 請坐！老伯母可好？

田七郎 家母安泰。問候員外你好。

武承休 七郎兄，前日杀死吳常，与南山行路之人除一大害！

田七郎 員外有所不知，我二人素無仇恨，俺連讓他三次，此人苦苦的謀杀于我，無奈將他杀死。

武承休 原来如此。兄台今日到来，小弟意欲留宿几日。

田七郎 如此甚好，小弟正要謹領台諭。

武承休 家院，备酒与田官人压惊。

家 院 酒宴摆上。

〔李应、林兒上，摆酒介〕

武承休 有請众位門客。

家 院 有請列位宾客。

〔山当倘、毛老道、白眼狼、苟畢上〕

山当倘
毛老道 參見員外！
白眼狼

苟 畢

武承休 列位少禮！

山当倘
毛老道
白眼狼
苟 畢

員外！此位是誰？

武承休 此乃是田七郎，众位見過！

山当倘
毛老道
白眼狼
苟 畢

我等有禮！

田七郎 小可也有一禮！列位請來上坐。

山当倘
毛老道
白眼狼
苟 畢

我等不敢！

武承休 書童看酒！請！

（唱）堂前擺酒开怀暢，

知己相逢喜非常。

前日里打得那吳良命喪，

也免得在深山打搶客商。

田七郎 （唱）小可生來太魯莽，

不該行凶把他傷。

俺若逃走惹人講，

因此出首到公堂。

多蒙救俺命不喪，

方能回家見高堂。

山当倘 （唱）田爷生來有胆量，

毛老道 （唱）想是皇家一棟梁，

白眼狼 （唱）強盜吳常命該喪，

苟 畢 （唱）惡貫滿盈遭禍殃。

田七郎 員外！酒飯用飽，安歇了吧。

武承休 林兒，將書房打掃干淨。

林 兒 是！（下）

武承休 李應攙扶田爺，書房安歇。

李 應 是！

〔山當尙、毛老道、白眼狼、荷華由上場門下。武承休、田七郎、李應、家院由下場門下〕

第三十四場

〔林兒上〕

林 兒 我、林兒。在此為奴，終日不什閑。我們員外有倆糟錢兒，交了些江洋大盜；今兒個又來了個殺人的凶手田七郎，還將他留住書房。我想有這些個匪徒在此，將來我們員外必要受累，那時候連我也難逃公道。有心離開此地，怎奈有件特別事情。為了我，先別說，也不定辦得到辦不到，閑話少說，打掃書房要緊。（打掃介）有請員外！

〔“小拉子”。田七郎、武承休、武紳上，李應、田順隨上〕

田七郎 賢侄，歇息去吧。

武 紳 侄兒告辭。（下）

武承休 你三人就在里面歇息。

李 應
林 兒
田 順 是。

〔起更。田七郎挂刀，進帳子介〕

武承休 （唱西皮搖板）

七郎兄請安歇天色不早，
夜已深譙樓上鑼鼓聲敲。

俺此时因何事心惊肉跳？

为什么一阵一阵意乱神摇？

〔田七郎宝刀出鞘作响介〕

武承休 啊！

（接唱）

只見宝刀出了鞘，

必有惡人起禍苗。

〔刀又作响介〕

哎呀！

武承休 （接唱）

又听得刀声响甚是怪道，

不是凶就是吉必有蹊跷？

田兄啊！你这宝刀作响，出鞘数寸，是何緣故？

田七郎 哎呀員外呀！此刀乃是神工所造，先祖打从异国得来，傳流三世，無故出鞘，乃是不祥之兆。必有惡人在此，故尔鳴躍。請問員外这屋內的三人，可是府上的家僕？

武承休 这一个名叫林兒，乃是書童。那兩個叫田順、李应，俱是僕人。

田七郎 兄長家中僕人甚多，从今以后，必須远小人，亲君子，諸事不可大意。

武承休 謹遵弟命，天光已亮，請至前堂，梳洗用飯。

〔同下〕

第三十五場

〔家丁引武恒上〕

武 恒 架上書千套，难解悶無聊。

老汉、武恒。聞得侄兒武承休將田氏七郎救出衙來，昨日將他留宿。是我見他一团正氣，面帶忠厚，真是英雄氣概。這且不言。今日乃是重陽佳節，不免帶定侄兒、孫兒并那田七郎去往菊山登高，賞玩一番。家院，有請田七郎。

家 丁 有請田七郎！

〔家院、林兒、田七郎、武承休、武紳上〕

武承休 兄台，見過我家叔父。

田七郎 侄兒有禮！

武 恒 賢侄少禮！請坐！

〔众坐介〕

武 恒 啊賢侄，今乃重陽佳節，老汉約請賢侄同往菊山登高，與賢侄壓驚解悶。

田七郎 侄兒還要歸家，免老母盼望。

武 恒 登高回來，順路回家，老汉就不留了。

田七郎 如此，侄兒遵命。

武 恒 林兒，看守書房，不必前去。

林 兒 是。（下）

武 恒 家院！

家 丁 有！

武 恒 外廂備馬！

家 丁 遵命！

〔同下〕

第三十六場

王 氏 （內）啊哈！（上）

（詩）忽見窗前搖竹影，

簷下鸚鵡喚香茗。

閨中寂寞閑遣性，

彩綫銀針綉鳳龍。

奴家、王氏蕙蘭。配夫武紳。自過門以來，我們夫妻二人倒也和美。我那公爹、祖父看我夫妻如同活寶一般。今兒个爷仨登高去啦，挺長的天兒，剩下我一个人兒，这么怪悶得慌的。有啦！把丫鬟叫出来，讓她想个主意解会子悶兒！丫鬟！桂枝！

桂 枝 (內)来啦！(上)

您瞧，我們姑娘給我起的这个名字，够多嫩哪！叫我桂枝。这桂枝原是一味發汗的葯材，大概她讀过葯性賦。这是对着我这麻黃臉膛，擦着一臉元明粉来的。我說大奶奶您干什么呀？直这么叫我桂枝桂枝的！我站着，是嫌我身量高啊？

王 氏 你瞧你，动不动就要貧嘴。

桂 枝 您叫我出来，可干什么呀？

王 氏 我一个人兒悶坐，怪困的。你想个主意，給我解解困！

桂 枝 这不是現成的主意嗎？您睡上一觉，睡醒了就不困啦！

王 氏 呃！我就是懶得睡觉。

桂 枝 (对王氏)您不爱睡觉，您打个盹兒。

王 氏 瞎！我不困嗎，你是誠心哪！

桂 枝 一鍋杂碎，哪能淨盛心哪！

王 氏 你瞧这孩子，你是有什么症候是怎么着？

桂 枝 我倒是沒有大症候，就是要拉稀！

王 氏 你这兒来，我給你扎一針就好啦！（打介）

桂 枝 您別扎！我好啦！

王 氏 你倒是有主意沒有？
桂 枝 有主意。咱們娘兒倆逛逛花園去，好不好？
王 氏 这不結啦！
桂 枝 我要不說，您也是老沒完！
王 氏 走啊！

(唱)独坐在綉閣中只觉困倦，
我郎君未回轉奴好孤單。
起帘櫺出綉房丫鬟陪伴，
去到那后花园散悶一番。

(同下)

第三十七場

林 兒 (內)啊哈！(上)
(念數板)

人生一世全可干，
就是为奴不好办。
清晨早起晚安眠，
东跑西顛不得閑，
一切事情还得随机应变，
大爷叫捶腿，
大奶奶叫燒烟，
將我使喚一个滴溜兒轉。
清早起扫宅院，
不多一时就要开飯，
大爷性情怪，
大奶奶倒好办，
截長补短行个方便，

不过是暗地給我大洋錢，大洋錢。

(詩)自幼生來犯孤鸞，

長夜難熬不可言；

狸貓一叫心迷亂，

何日才能配鳳鸞？

在下、林兒。在武家為奴，明是書童，暗中事情是無所不管。這也不在話下。新進我們公子成家，娶了一位絕色佳人，真是：“比花似玉，比玉生香”。每天我一見她，我就骨軟筋酥，坍塌倒壞。是我用盡百計千方，怎奈她心堅如鐵，不能到手。今兒個我們員外全沒在家，公子上學還沒回來哪！方才大奶奶跟丫鸞上花園去啦！趁此無人，我不免調戲她一番！正是：胆小無能怕狗咬，一世我也摸不着。(下)

第三十八場

王 氏 (內)丫鸞，帶路！

桂 枝 (內)是啦！

(桂枝領王氏上)

王 氏 (唱)步蒼苔走芳徑金蓮款款，

耳听得花園內鳥語聲喧，

菊花放一陣陣香風扑面，

我只得進園來用目細觀。

呦！桂枝啊！你瞧這麼兩天兒，這菊花兒全開啦！

桂 枝 可不是嗎？您瞧，開的够多么好看！

王 氏 今兒個咱們娘兒倆可來着啦！丫鸞！我要作菊花詩一首。

桂 枝 少奶奶您還會作詩哪？

王 氏 我自幼喜讀詩書，就是文章，也能作兩篇呀！

桂 枝 那么您就作吧！

王 氏 你听着！

(詩)幽香飄渺自爭妍，

黃鶯紫雁滿亭園；

独占重陽群芳落，

秋光點染碧云天。

桂 枝 呦！您瞧！您把这花兒夸的这么好！难道咱們娘倆还不如花兒嗎？

王 氏 我可比不了；要說你，還可以比得過兒。

桂 枝 那么您也贈奴家我一首。

王 氏 送你几句。你听着！

(詩)花見芳容把头低，

雁落塵埃翅難飛；

池內魚兒復盆底，

一輪明月被雲迷。

桂 枝 这四句我可不懂的，您得給我講講。

王 氏 這就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嗎！

桂 枝 不懂！您批批我听听。

王 氏 你要真不懂，我告訴你。这沉魚啊！是魚在池內搖頭擺尾，別提够多美啦！見你來了，你比它還美，它一害羞往泥里一扎，等你過去它才敢出來哪！

桂 枝 您真會損人。他哪兒是害羞，簡直的是瞧見我害怕嗎！我問您这落雁是怎么講？

王 氏 这雁打从那边飛來了，从你面前一過，它就啣喳一下兒——

桂 枝 怎么着？

王 氏 打上头掉下来啦！

桂 枝 吓我一跳，我当是把沙浅兒給摔了哪！我問您这阴月又怎么講？

王 氏 就說現在这秋景天，月光如水，又明又亮，你要从屋里出来，这么大的月光，他都能够縮小啦！

桂 枝 他要是縮小，我就放大啦！我再問您这羞花哪？

王 氏 就拿这盆菊花比吧！本来枝叶都挺挺的，瞧你一过，立刻他就耷拉腦袋，連一点兒囊勁兒都沒有啦！

桂 枝 花兒見了我都耷拉腦袋，可見得万物皆通灵性。我的奶奶，您真会罵人，就是我这个臉子呀？您夸了半天这菊花，您看过菊花譜嗎？

王 氏 呦！你打听打听花厂子的掌櫃的，有几个不懂菊花的！

桂 枝 这么說，您开过花厂子。我問您，这盆花叫什么名字？

王 氏 这叫綠牡丹。

桂 枝 这盆叫綠牡丹。那么，那一盆就是金瓶梅啦！

王 氏 我說的是花名，沒說書名！

桂 枝 那么这盆叫什么？

王 氏 这叫白虎鬚。

桂 枝 白虎都是光嘴巴，怎么会長出鬚来啦！

王 氏 我說的菊花，你怎么净打岔呀。你別問我啦，我也不說啦！

桂 枝 那么咱們娘兒倆看看魚去。您瞧，这条魚多紅！

王 氏 他要不紅，就能叫那么些座兒啦！

桂 枝 您瞧，这条怎么戴上眼鏡啦！

王 氏 那条是紅魚，这条叫龙睛！

桂 枝 我来包香片喝吧！

王 氏 这是龙睛魚，不是茶叶。

桂 枝 呦！又来了一条，这叫什么魚呀？您看，怎么溜边兒呀？

王 氏 这叫黄花魚。

桂 枝 您瞧，这条是什么魚？把黄花魚給追跑啦！

王 氏 这是黑魚，常說的黑魚棒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魚中之虎。

桂 枝 黄花魚看見它就跑，就仿佛是听贈戏的見着巡堂的啦！您瞧，这是什么东西？

王 氏 呦！你連它都不認識，这就是甲魚嗎？

桂 枝 我真沒有看見过。怎么叫甲魚哪？

王 氏 甲魚是他的別名！

桂 枝 那么他也有台甫？

王 氏 还有个名兒，叫王八！

桂 枝 呦！敢情王八王八的就是他！怨不的翻着綠豆眼直瞧咱們哪！

王 氏 我告訴你說吧。你別看它这个样兒，它在水里可威風大啦！

桂 枝 呦！当王八的，还有什么威風？难道他跟叉杆还叫字号嗎？

王 氏 不是那么說，他是兼行江河湖海事，管理大小魚蟹蝦蟹，是这么一个总头兒。

桂 枝 这么一說，当头兒的敢情是王八。要是当掌櫃的，可就成了蛤蜊啦！

〔林兒暗上，看介〕

王 氏 咱們別瞧啦！回去歇息歇息去吧！

(唱)丫鬟帶路忙回轉，

房中等候公子還。

〔王氏、桂枝下〕

林 兒 你瞧，偏偏這個丫鬟也在这儿。怎麼我剛來，她們就要走哪。莫非她会算，我跟她今兒个就是今兒个嘍！（下）

第三十九場

〔桂枝引王氏上〕

桂 枝 (唱)适才閤在花園觀魚游覽，

菊花開香馥馥顏色新鮮。

丫鬟！你去給我沏点兒茶去！

桂 枝 您渴啦？我給您沏去！（下）

〔林兒上〕

林 兒 大少奶奶，您干什么哪？

王 氏 林兒，有什麼事情嗎，上你奶奶房裏干什么來啦？

林 兒 他是這麼回事情！

王 氏 (驟介)什麼事情？

林 兒 我有点兒病，求您給我治治。您給我治好了，您要是犯病，我還給您治哪！

王 氏 你这奴才滿口亂道，快給我滾出去！

林 兒 我來了，就沒打算走。好說是不行啊！

〔林兒脫衣介，王氏喊叫介〕

〔武紳上〕

武 紳 房中為何喊叫？

〔林兒見武紳來、欲跑、撞武紳介〕

〔桂枝由下場門跑上，林兒又撞桂枝介〕

〔王氏哭介。林兒跑下〕

武 紳 不必啼哭，快些講來。我稟報祖父，定要打死這奴才！

桂 枝 您別哭啦！我沏茶這麼會兒工夫，就出這麼大的毛病。您快說，是什麼回事情？

王 氏 相公請坐！

武 紳 快些講來！

王 氏 相公出門之後，奴家一人怪悶得慌的，就帶了丫鬟去逛花園。我們回到綉房，是我叫丫鬟前去沏茶，這麼會兒工夫，他就跑進來啦！

武 紳 跑進來便怎麼樣？

王 氏 他要——

武 紳 他要怎麼樣？

王 氏 他要——

武 紳 你快些講來！

桂 枝 別讓他着急啦！一死兒犯死心眼兒！

王 氏 丫鬟，你說吧！

桂 枝 你們辦的事，我又不知道，可叫我說什麼哪？

王 氏 你知道！

桂 枝 不但我知道，可着這個戲館子沒有不知道的，就是他裝不知道。公子您過來，我告訴您！

武 紳 你知道，他要怎麼樣啊？

桂 枝 他要叫您當頭兒！

武 紳 當什麼頭兒！

桂 枝 當王八頭兒？

武 紳 當王八的頭兒？（想介）丫鬟，我到底是當了無有？

桂 枝 您要當了頭兒，還能這麼走嗎？早就爬啦！

武 紳 哎呀！

(唱)好一个奴才真胆大，

侮辱主母犯王法。

賢妻歇息且退下，

〔桂枝、王氏下〕

武 紳 (唱)去見祖父說根芽。(下)

第 四 十 場

〔二家丁引武承休、武恒上〕

武 恒 (唱)菊山登高閑玩耍，

武承休 (唱)相送七郎轉回家。

〔武紳上〕

武 紳 祖父、爹爹与我做主！

武 恒 你为何这等模样？
武承休

武 紳 适才回得家来，听得媳妇房中喊叫，忙进房中观看
只見林兒在哪里調戏媳妇。这奴才見我进来，也不知跑往何处去了！

武承休 (唱)听一言不由我心头火冒，
大胆的狗奴才敢犯律条！
叫家院快与我將林兒找到，

一家丁 遵命！(下)

武承休 (唱)無端的家不幸又起禍苗。

武 恒 (唱)劝侄兒你不要心內焦躁，
天大事禍臨門有为叔承着。
为此事破出我老命不要，
你父子莫着急暫把气消。

〔一家丁上〕

家 丁 啓稟員外：林兒逃跑，不知去向！
武承休 再去街上訪問奴才的下落。快去！快去！
家 丁 遵命！（下）
武承休 兒呀！回房安慰你妻子去吧！
武 紳 遵命！（下）
武承休 正是：暫且忍下心头恨，（下）
武 恒 遍處尋找惡家丁。（下）

第四十一場

〔林兒跑上〕

林 兒 事情沒成，把飯鍋也砸啦。砸了飯鍋倒是小事，員外回來聞知此事，必要尋找于我；倘若被他們看見，將我拿回府去，定不能輕輕饒過。這便如何是好？有咧！我不免投奔鮑御史府內，躲避躲避，再做道理。就此去也！（走圓場）到啦。門上哪位在？

〔家院上〕

家 院 是誰呀？
林 兒 是我。大叔，您好啊？
家 院 林兒！到此何事？
林 兒 二老爺在家沒有？
家 院 現在書房。
林 兒 您給我回稟一聲。
家 院 少候！有請二老爺！

〔鮑二老爺上〕

鮑二老爺 兄長受皇恩，福祿慶滿門。
何事？

家 院 今有武承休的家人林兒求見。

鮑二老爺 喚他進來！

家 院 是！（對林兒）林兒，二老爺喚你！

林 兒 二老爺在上，林兒叩頭！

鮑二老爺 罷了！起來！林兒，到此何事？

林 兒 是這麼回事！我慢慢告訴您。只因我家員外終日責打于我。今日又將我趕出門外，是我無處投奔，來到您的府上，求二老爺收留，直當我是條小狗兒，您可憐這條小性命吧！

鮑二老爺 倘若你家主人知道，必要前來尋找于你！

林 兒 二老爺，您怎麼說出這樣話來啦。我也不是他們武家花銀錢買來的；也不是拿錢典來的；我又沒使他的押包銀，不是我愛上哪兒，就上哪兒嗎？今兒個到您這兒來，就是您的人啦。他要到這兒找我來，豈不是小看您嗎？我的二老爺！

鮑二老爺 言之有理。他若不來便罷；若是來找，我自有的道理。家院，帶他廚房用飯！（下）

家 院 隨我來！

〔同下〕

第四十二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 烏鴉喜鵲同啞，一時方寸茫然。

〔家院上〕

家 院 奉命去打探，回府報根源。

參見員外！

武承休 罷了。可曾尋着林兒的下落？

家 院 老奴奉命打探，那林兒投往鮑御史府中。鮑二老爺將他留下了。

武承休 想那鮑御史在京為官；家中只有他弟，此人素有強暴之名，今將這奴才收下，難道就罷了不成？我不免修書一封，他若念在同袍之義，將林兒送回也未可定。家院，濃墨！

家 院 遵命！（研墨介）

武承休 武承休頓首拜！

〔牌子。武承休寫信介〕

武承休 家院，將此信下到鮑家，立等回話！

家 院 是。

〔分下〕

第四十三場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唱）悶坐家中心驚跳，
神搖意亂為哪條？
莫非是武員外想念于我，
因此上過庄來相會知交。

〔童兒暗上〕

田七郎 來此已是。門上有人么？

童 兒 哪一位？（開門介）原來是七老爺到了！我家員外現在書房。七老爺請！

〔田七郎進門介〕

童 兒 啓員外：田老爺到！

〔武承休上〕

武承休 七郎兄來了！請坐！

田七郎 有坐！

武承休 咳！

田七郎 啊員外，每日見俺到來，歡天喜地，今日見了某家，為何咳聲嘆氣？

武承休 七郎兄，你不必問了！

田七郎 員外！你我乃是生死之交，你隱而不講，是何緣故？

武承休 非是我隱而不講，說來你莫要動氣呀！

田七郎 快些講來！

武承休 只因前日你我前去登高，家內無人，書童林兒偷進綉房，調戲你那侄媳。我與叔父回得家來，這奴才已逃出門外。是我命人尋找，聞得鮑府將他留下。今已修書命人索取，尚無回音。故尔心中煩悶。

田七郎 好奴才！

(唱)可恨鮑賊多強暴，

倚仗兄勢欺鄉僚。

想前番刀出鞘相應此兆，

田七郎今要報救命恩勞。

俺去也！(下)

童兒 員外！七老爺不辭而別。

武承休 (唱)为什么不辭別匆忙去了，
形容慘神色變所為哪條？

喚家丁們走上！

童兒 家丁們走上。

(二家丁上)

家丁甲 可恨林兒心不良，

家丁乙 碎尸萬段趁心腸。

二家丁 參見員外，有何吩咐？

武承休 命你二人前去寻查林兒，將他拿获，帶來見我。不可大意！

二家丁 員外請放寬心，我二人自有道理。(下)

武承休 (唱)小奴才全不念主僕之道，
傷天理自有那佛祖觀瞻。

(同下)

第四十四場

(起更。林兒上)

林 兒 (唱)在酒館只吃得酒足飯飽，
醉沉沉站不穩心似火燒。

我、林兒。自从来到了鮑二爷府內，如同自己家里一样。今天晚上也沒事兒，不免去到烟花巷中，挑个地方休息休息，有何不可！

(唱)酒飯飽生淫欲我性之所好，

我不免到柳巷去把人挑。

身形晃步难移强往前跑，

(二家丁上)

二家丁 林兒，哪里去？

林 兒 (唱)原来是二位旧故交。

二位大哥，您好！咱們哥兒几个有好几天沒見啦！我真怪想您的！

二家丁 住了！我把你这王八日的，做下了傷天害理之事，还敢在此。我二人奉了員外之命，前来找你。

林 兒 二位大哥！咱們素常有个不錯，您把我放了吧！

二家丁 不必饒舌！將他綁回庄去！

林 兒 哎呀！您二位只当积德啦！

二家丁 快些走！

〔林兒哭啼介。同下〕

第四十五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命家將找林兒未見回報，
想此事不由我怒气难消。

〔二家丁、林兒上〕

二家丁 林兒拿到！

武承休 帶进来！

林 兒 員外爺，我給您跪下啦！

武承休 好奴才！

（唱）見奴才跪草堂七孔火冒，
惡賊子行此事胆把天包。

家丁們！

看過了無情棒將賊來拷，
打死他方把我怒气来消。

〔二家丁打林兒介〕

〔武恒上〕

武 恒 （唱）忽听得前堂內哭声喊叫，
急忙的进房来細問根苗。
見林兒躺塵埃头破血冒，
尔等們慢动手暫把他饒。

且慢动手！啊侄兒，这奴才虽然做下此事，不可將
他打死。

武承休 依叔父之見？

武 恒 將他送到县中發落。

武承休 遵命！家丁們，帶定奴才，隨我往縣中走走。帶馬！

二家丁 啊！

武承休 （唱）叫家丁將林兒捆綁帶好，
跟隨我到衙前同走一遭。

〔二家丁、林兒、武承休下〕

武 恒 （唱）承休兒到縣衙將惡奴控告，
此一去縣太爺怎能輕饒。（下）

第四十六場

〔四衙役引姜够本上〕

姜够本 （引）七品黃堂縣，不能辦，被屈含冤。

（詩）終朝每日醉醺醺，

民情何必細推敲？

口捏言詞虛情告，

嚴刑拷問屈供招。

下官、姜够本。只因前任知縣高升府尹，是我花了許多銀兩打點，方得領憑上任。站堂的！無事退堂！

〔鮑府家院上〕

家 院 奉了家爺命，衙中下書文。

門上哪位在？

一衙役 什么人？

家 院 鮑府差人下書，有書信呈上。

一衙役 候着！回稟太爺：鮑府差人下書！

姜够本 呈上來。（看介）原來是鮑二老爺與家丁林兒托情之事。（想介）哎呀且住，想那鮑大老爺官居內閣御史，

有許多的照應，此情不得不准。(對衙役)叫他回去，
就說今日若有此案，本縣照書行事。

一衙役 太爺吩咐下來，你且回去，就說照書行事！

家 院 是。(下)

武承休 (內)走哇！

〔二家丁綁林兒上，武承休隨上〕

武承休 (唱)來在衙前下鞍韉，

只見門前貼告條。

原來是新任太爺到，

堂前報告訴根苗。

一衙役 武員外到此何事？

武承休 煩勞通稟太爺，就說鄉民武承休，呈送家人來了。

一衙役 回稟太爺：今有本處鄉民武承休，呈送家人。

姜够本 這個東西果然來啦，快將原被告，一齊帶上來，帶
上來！

一衙役 帶原被告！

〔武承休、林兒上堂介〕

武承休 鄉民武承休，叩見太爺！

姜够本 武承休，到此衙署，所告何人？

武承休 前來呈送家人。

姜够本 這個就是你的家人嗎？

武承休 正是。

姜够本 你叫什麼名字？

林 兒 小人名叫林兒。

姜够本 林兒，抬起頭來。

林 兒 謝太爺！

姜够本 啊！

(唱)見林兒血淋淋珠泪垂掉，

大胆的武承休不懂律条。

嘯！好你个胆大的武承休，他犯了你什么家法，为何下这样的毒手？这豈不是以大压小嗎！还敢来呈訴于他。講！

武承休 乡民呈訴家人狼豺成性，調戏主妇。

姜够本 住口！你說此話，好沒道理。你家出此丑事，你就該置之不問才是。再者說，家丑不可外揚，像你这頑固的腦子，簡直是糊塗虫。来呀！責打四十！

武承休 且慢！啓稟太爷：乡民不曾犯法，为何責打于我？

姜够本 不許胡問。打！

一衙役 啓稟太爷：武承休是本乡的乡長，求太爷寬恕！

姜够本 看在你的面上，給我一齐轟出去！

武承休 好狗官哪！

〔林兒下。武承休另下，二家丁隨下〕

姜够本 来！退堂！

〔同下〕

第四十七場

田七郎 (內)啊哈！

〔田七郎上，走边〕

凜凜威風煞气高，斬杀淫賊血染刀。

俺、田七郎。适才聞得恩兄武承休呈訴家人，那县官不問情由，將他轟下堂去。那林兒在街上得意揚揚，言講主妇与他私通。是俺心中不平，今夜定要結果他的性命。看天时不早，待俺去往巷中等候。呀！你看那：

北斗橫空夜色深，
萬籟俱寂月獨明。
為友含冤氣難忍，
今晚要打抱不平。
待俺巷中等候便了！（下）

第四十八場

〔家院持燈引鮑二老爺上〕

鮑二老爺 （唱）命家人到衙署求情知縣，
小林兒因何故不見回還？
莫非是姜够本不准寬免，
明日里到縣中親走一番。

林 兒 （內）走啊！（上）

家 院 林兒，你回來了？

林 兒 回來啦！

家 院 二老爺与你托的人情不小，你快些叩謝去吧。

林 兒 是啦。林兒給二老爺磕頭！

鮑二老爺 起來！起來！

林 兒 多謝二老爺救命之恩！

鮑二老爺 些許小事。林兒！天氣不早，歇息去吧。

〔同下〕

第四十九場

武承休 （內）走啊！（上）

（唱）恨賊官把我的牙咬斷，

公堂之上羞辱咱。

邁開大步往前趕，

來到鮑家府門前。

來此已是鮑家門首，雙門關閉，想是睡着了。待我打了進去！（叩門介）

〔家院拿燈籠上。林兒暗上〕

家 院 什麼人在此喧嘩？

武承休 開門！

家 院 你是哪里來的？

武承休 武承休大老爺前來尋找家奴林兒，快快與我叫了出來！

家 院 那林兒現在吃我們府上的飯，屬我們管，你管不着了！快些回去，若叫我家二老爺知道，那時將你送到縣中，悔之晚矣！

武承休 好賊子，氣死我也！

〔二家丁上，攙武承休下〕

家 院 林兒，你家主人前來找你，叫我給搪走了！

林 兒 勞您駕！

家 院 天不早了，我要睡覺去啦。

林 兒 您請便吧！

〔家院下〕

林 兒 好你個武承休啊！胆子全長在你身上啦！要是不給你個厲害，你也不怕！咱們攔着這個碴兒，今兒晚上還有人請我喝酒哪！不免將屋門帶上，街前走走。正是：暫忍心頭恨，一醉解千愁。（下）

第五十場

田七郎 （內）走啊！（上）

（唱）俺心中懷不平滿腔煩惱，

不由得無名火氣沖九霄。

黑夜里找林兒不見來到，

林 兒 (內)好酒啊！

田七郎 (唱)又听得那边廂喊叫声高。

且住！那旁有人喊叫，待我躲在暗中觀看！

〔林兒醉上〕

林 兒 哎呀！好黑的天哪！怎么喝了一壺酒就醉啦！

田七郎 呔！你是何人，黑夜行走？

林 兒 我是走路的，你問我干什么？

田七郎 俺是巡夜之人，不通名姓，休想過去！

林 兒 我告訴你，吓你一跳！我是鮑御史府中新來的管家，我叫林兒！

田七郎 你怎么講？

林 兒 我叫林兒，不含糊！

田七郎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看刀！

林 兒 你是何人？咱們素無仇恨，為何提刀就砍？

田七郎 林兒，你可認識俺？

林 兒 听着倒耳熟，就是看不清你是誰？

田七郎 俺是東村獵戶田七郎！

林 兒 原來是七太爺。您打獵為生，怎么改了路劫啦？

田七郎 住口！想你这奴才調戲主母，喪盡天良。是俺聞知此事，今晚在此等你。林兒呀，小奴才！這也是天理難容，狹路相逢，兒的報應到了！

林 兒 哎喲！我的七太爺，您饒我這一次吧！我再也不做這傷天害理的事啦！

田七郎 我倒有心放你，只是俺手中的鋼刀，不肯放過！

〔林兒叩頭乞饒介。牌子〕

田七郎 看刀！（杀死林兒介）且住！杀死林兒，去了俺心头之恨，就此回家禀告母亲便了！（下）

第五十一場

〔二更夫上〕

更夫甲 打更之人受艰难，

更夫乙 拿着黑夜当白天。

更夫甲 大街小巷来回串，

更夫乙 就怕抛磚鬧狐仙。

〔更夫甲被絆着〕

更夫甲 呦！这是什么东西？拿灯照照！（照介）啊！这不是林兒嗎？怎么叫人給杀啦！咱們快送信兒去吧！

〔同下〕

第五十二場

〔四下手、家院引鮑二老爷上〕

鮑二老爷 （唱）心中只把武家恨，
在門前叫罵我所为何情？
清晨起且把那前庭坐定，
除却了武承休方得气平。

〔二更夫上〕

二更夫 門上哪位在？

家 院 什么人？

更夫甲 管家，您早起来啦！

家 院 到此何事？

更夫甲 您府上新来的那位林兒，也不知被何人杀死在巷口啦！

家 院 你是亲眼得見么？

二更夫 我們倆人都瞧見啦！

家 院 待我与你回稟！二老爷！更夫巡夜，看見林兒被杀巷口！

鮑二老爷 啊！林兒被杀，可有凶手？

家 院 無有凶手。

鮑二老爷 是了！想是武家派人將他杀死，与我做对。众家丁！随我到县中报告！帶馬！

(唱)聞听家院报一信，

林兒街前喪殘生。

人来与我把馬順，

亲往县衙走一程。

(同下)

第五十三場

(姜夠本上)

姜够本 (念)做官要胆大，
遇事休害怕，
只要有銀錢，
哪管犯王法。

(衙役上)

衙 役 鮑二官人求見。

姜够本 有請！

衙 役 有請！

(鮑二老爷上)

鮑二老爷 县尊！

姜够本 二官人！哈哈……請！請坐！不知二官人駕到，

恕我失迎之罪！

鮑二老爷 豈敢！前日貴县多有分心，当面謝过。

姜够本 些許小事，何劳挂齿。二官人到此，必有所为？

鮑二老爷 只因太爷將俺書童放回，那武承休心中不忿，黑夜之間，將書童杀死街前，望太爷將凶手拿来償命！

姜够本 好哇！这个武承休的胆子不小啊！来呀！快將武承休帶來，不得有誤！

衙役 是！（下）

姜够本 来！二堂摆宴，与二官人同飲！

鮑二老爷 来此就要叨扰！請！

（同下）

第五十四場

〔二衙役上〕

二衙役 奉了太爷命，来拿犯法人。

来此已是，門上有人嗎？

〔家院上〕

家院 午觉还未醒，又听叩門声。

是哪一位？（开門介）原来是二位班头！到此何事？

衙役甲 員外可在府上？

家院 現在家中。

衙役甲 您給我們回一声兒，見了員外再說。

家院 請少候！（进介）有請員外！

〔武承休上〕

武承休 家有不幸事，坐臥不安宁。

何事？

家院 差人求見！

武承休 进来講話!

家 院 二位! 員外有請!

二衙役 是! (進介)員外在上, 差役有禮!

[武恒暗上, 听介]

武承休 罢了! 坐下! 二位到此何事?

二衙役 員外! 您还不知道嗎?

武承休 我不曉得!

衙役甲 只因員外完案之后, 当日夜內, 也不知是何人將林兒杀死巷口。鮑家二官人將您告下来啦! 县太爷命我二人請您到县里問話。

武承休 你且少待! (背供介)哎呀且住! 这奴才被人杀死, 去俺心头之恨, 但不知是何人杀的? (想介)啊啊是了! 想是那七——

家 院 員外, 要謹慎一二!

武承休 二位! 想那林兒被人杀死, 我在家中是一概不曉。难道說, 还要誣賴于我不成?

衙役甲 員外, 您別着急, 我們倆人是奉命差遣, 不能不来。有什么分辯, 您見了我們太爷再說!

武承休 如此县中走走。

武 恒 且慢! 待为叔前去。

武承休 叔父年迈, 还是侄兒前去吧!

武 恒 如此一同前去!

衙役甲 員外, 随我来!

武 恒 (唱)無端禍事从天降,

鮑家倚势压善良,

叔侄双双县中往,

[众走圓場]

武承休 (唱)与他分訴在公堂。

二衙役 來到啦！待我回稟。(對內)武承休傳到！請老爺升堂！

(四衙役、姜够本上)

姜够本 去傳武鄉長，不見到公堂。

二衙役 武家叔侄傳到！

姜够本 帶上來！

武 恒 武 恒 叩見太爺！
武承休 武承休

姜够本 喲！我把你這大胆的武承休，本縣念你是一鄉之長，將你放回家去。你就該閉門思過，不該行凶將林兒殺死。難道你就不怕王法嗎？

武承休 啓稟太爺：鄉民乃是世代書香，怎敢做那犯法之事？望求太爺公斷。

姜够本 本縣斷事如神，絕不徇私，你就招了吧！

武 恒 住了！你道俺侄兒將林兒殺死，可有見証？

姜够本 你這個旁听的，怎麼也說起話來啦！要見証？給你個見証！來！請二官人上堂！

二衙役 是！請二官人上堂！

鮑二老爺 (內)來也！（上）

太爺在上，學生有禮！

姜够本 二官人請坐！武恒，你方才言道：要一見証！你抬頭觀看！

武 恒 好賊！

(念扑燈蛾)

賊子太欺心，太欺心，
倚仗你兄壓鄉民，

林兒死刀下，
為何賴好人？
与你無仇恨，
害我為何情？
氣惱往上奔，
与你把命拚，把命拚！（欲打鮑二介）

鮑二老 好一個老狗！

〔鮑二推武恒，看看倒地，被武承休攔住〕

姜够本 好一個胆大的武恒，竟敢咆哮公堂，目無官長！來呀！与我打！

四衙役 啊！（打武恒介）

武承休 且慢動手！

姜够本 將他推下堂去！

衙役甲 （摸武恒介）啓稟太爺：武恒沒氣兒啦！

姜够本 搭下堂去！二官人，你我後面飲酒！

四衙役 下去！

〔姜够本、鮑二老下。眾衙役隨下〕

家 院 啓稟員外：老員外受刑不過，氣絕身亡。

武承休 你怎么講？

家 院 氣絕身亡！

〔四家丁暗上〕

武承休 哎呀！

（唱）所說是老員外立斃杖下，

氣得我武承休咬斷鋼牙。

哭一聲老叔父身歸泉下，

叔父啊！

在陰曹等孩兒碰死公衙。（欲自盡介）

家 院 (獨介) 啊員外，老員外已死，不能复生，徒死無益。

不如先將尸首抬回家去，再做道理。

武承休 言得極是。你先回去送信，打扫灵堂。

家 院 遵命！(下)

武承休 (唱)我这里將尸灵抬回家下，
兒与你报此仇杀却冤家。

(同下)

第五十五場

田七郎 (內)走哇！(上)

(唱)适才問過往人紛紛講話，

狗賊官將武家拿到公衙。

老員外屈死在刑杖之下，

無明火高千丈將某气煞。

且住！只因俺心怀不平，將那林兒杀死。县官不問情由，將武員外叔侄拿問。老員外受刑而死，皆是俺之罪也！(想介)哎呀！想俺七郎受武員外大恩未报，如今他遭此不白之冤，难道就罢了不成！(又想介)也罢！待俺回家稟明老母，去至衙中，將武員外的仇人，杀他个干干淨淨。我就是这个主意，俺就此去也！(下)

第五十六場

(田子、田母上)

(起初更)

田 母 (唱二黃原板)

武員外被傳訊冤枉難辯，

命七郎探動靜去到衙前。
為此事叫老身提心吊胆，
不由我雙眉鎖心意懸懸。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唱)一路上暗思想肝腸痛斷，
我只得回家去稟告高年。
進草堂見老母愁容滿面，
七郎兒跪膝前問母金安。

母親在上，孩兒參拜！

田 母 罷了。兒呀！打听武家之事，怎么样了？

田七郎 母親哪！孩兒去至街前，眾鄉民紛紛言講，西鄰鮑御史之弟，將武家叔侄告將下來。林兒被害，誣告武家殺死。本縣的賊官，不問情由，將老員外立斃杖下。恩人武承休被家人解勸回家，辦理喪事。因此孩兒回來與母親商議，除去狗官，一來與武家報仇；二來與本地鄉民除害！

田 母 我兒言得極是。我一家受武員外大恩未報，必須以性命相酬。但只一件，此去縣衙，恐你我母子不能見面了！

田七郎 孩兒此去，必將武家仇人殺盡，兒也難免一死！哎呀母親哪！孩兒再也不能盡孝了啊！

田 母 兒待怎講？

田七郎 不能盡孝了！

田 母 七郎！我兒！哎兒呀……

(唱二黃倒板)

听兒言不由我心驚胆戰，
七郎！我兒！哎兒呀……

(唱二黄搖板)

好叫我一陣陣泪洒胸前。

武員外待我家恩德不淺，

破家財搭救你得命回还。

大丈夫生在世情义为重，

我的兒呀！

受他人点水恩当报涌泉。

兒呀！你不必挂念于我，孙兒年小，自有为娘教管，
長大成人，与田門接續香烟。你快些去吧！

田七郎 母亲！兒去之后，母亲何处安身？

田 母 为娘帶領孙兒，远走他乡，自有安居之处！你……
不必管了！

田七郎 母亲哪！

(唱)都只为受他人救命恩典，

杀賊官除惡霸身入龙潭。

頃刻間咱母子就要离散，

叫孩兒怎能舍白髮高年。

田 母 哎呀！

(唱)听罢兒言肝腸断，

倒叫老身兩为难。

哎呀且住！我兒不忍分別，如何是好！我不免帶領
孙兒先行走去，远避他乡。我就是这个主意！兒
呀！你今留恋不舍，要尽为子之道，也罢！孙兒！

(敲二更)

田 子 祖母！

田 母 譙樓已打二鼓，收拾行囊，趁此月色光明，随祖母
奔往他乡便了！

田 子 遵命！（取包袱介）

田 母 （唱）七郎兒他不忍恩情兩斷，
生離別活拆散頃刻之間。
狠心腸帶孫兒忙把路趲，

〔田母領田子跑下〕

田七郎 哎呀且住！母親慌忙走去，未說明白在何處安身，
待俺赶上！（對內）母親慢走，孩兒來也！（下）

第五十七場

〔田子、田母上〕

田 母 （唱）狠心拋兒出庄院，

田七郎 （內）母親慢走！

田 母 （唱）又听七郎把話言。

〔田七郎上〕

田 母 兒呀！你趕來做甚？

田七郎 母親拋兒一走，也不說明投奔何方。可有什么言語
囑咐孩兒几句！

田 母 兒呀！事到如今，為娘也無有什么言語囑咐于你，
我与孫兒自有安身之處，你放心就是。（想介）哎呀
兒呀！若是要我囑咐，你且听了。回得家去，將茅
屋放火焚毀，扮一樵人模樣，去到縣衙將武家仇人
杀死，你也不必逃走，也不必挂念為娘，你你你……
就自盡了吧！

田七郎 哎呀！（昏倒介）

田 母 孫兒！快些趲路！

〔田母領田子下〕

田七郎 （醒介，看介）母親！哎呀！

(唱)老娘亲吩咐俺言語一片，

为报恩反做了不孝兒男。

母亲吩咐于我，將房屋焚化。待俺回家便了！(走圓場)

母亲命俺改扮樵人，就此改扮起来！(改裝介)且喜鄰人离此甚远，待俺放火燒房！(燒房介)

〔起三更〕

田七郎 呀！譙樓已打三更，趁此無人，待俺衙中走走！正是：为友全交报仇冤，杀奸除暴斬臧官。走！(下)

第五十八場

〔打四更。鮑二老爷上〕

鮑二老爷 (內唱西皮倒板)

在衙中与县尊同把酒飲，

(家院攙鮑二老爷上，吐介)

鮑二老爷 (唱西皮搖板)

只吃得醉沉沉难把路行。

他將我留宿在書房住定，

明日里清晨起再回家門。

迴避了！

(家院关門介，下。鮑二老爷入帳介。打五更)

田七郎 (內)啊哈！(上)

(詩)奉命改扮樵夫裝，

背插單刀鋒刃鋼。

老母慈命不敢抗，

劬劳未报愧难当。

且住，来此已是县衙，待某施展武艺，越牆而过。

(跳桌子，走圓場)来至衙中，但不知惡霸、臧官住在哪

里？（听介）听那旁房中，沉睡如雷，待俺进去看来！

（推門进入，走矮子，掀帳介）

鮑二老爷 帳外何人在此打搅？

田七郎 你何人？

鮑二老爷 昨日你家县尊，將二老爷留下住宿，难道你們不知么！

田七郎 听你之言，你莫非是西鄰御史之弟么？

鮑二老爷 正是你鮑二老爷。

田七郎 好啊！（拔刀介）休走，看刀！

（家院上，送茶。鮑二老爷躲帳子、与家院碰介，跑下）

田七郎 哪里走！（追下）

家 院 哎呀！（下）

第五十九場

〔家院上〕

家 院 吓死我了！去与二官人送茶，也不知哪里来的大汉，將二官人追捕！快快报与太爷知道。有請太爷！

〔姜鈞本扶妾上〕

姜鈞本 何事？

家 院 适才小人与二官人前去送茶，不知哪里来的大汉，手持鋼刀，將二官人追捕！

〔姜鈞本怕介，躺下。姜妾跑下〕

姜鈞本 快往总爷衙門調兵，捉拿刺客！

〔分下〕

第六十場

〔田七郎追鮑二老爷上，夺刀，杀鮑二老爷介〕

田七郎 杀死强人，不免寻找贼官去者！（下）

第六十一場

（山当倘、毛老道、白眼狼、苟畢上）

白眼狼 哎呀列位呀！老員外死在公堂，少員外染病在床。想你我受了員外的恩德，何不暗帶利刃，去往县中探望，順便把知县刺死。咱們再远走高飞，一来报答員外的恩德；二来咱們也另想个別的生路。你們看好不好？

山当倘
毛老道 言之有理。

苟 畢 我是不能去的！

白眼狼 你怎么不能去？

苟 畢 不去，我有主意！

白眼狼 你有什么主意？

苟 畢 依我的主意：（指毛老道）你化你的小緣，（指山当倘）你拉你的大鎖，（指白眼狼）你还是拉你官司繩！

白眼狼 那么你哪？

苟 畢 我呀，学徒去！

白眼狼 不必多言！抬头观看，前面已是县衙。

〔幕內喊介〕

白眼狼 啊！你們听！里头哭声震耳，喊杀声震，大家混进衙去！

〔众走圓場〕

白眼狼 那边有一太湖石，你我藏在石后，暗中偷看。

〔众藏介〕

〔姜尚本慌忙跑上〕

姜够本 方才家院来报，不知何处强人到此，將二官人杀死，又往臥房去了！我那愛妾不知存亡。官兵还未曾来到，如何是好？不免藏在廁所之內便了！（下）

〔田七郎追姜妾上，过場下〕

白眼狼 你瞧見沒有？原来是田七郎，准是給咱們員外报仇来啦。你我大家赶上前去。

〔众圓場。田七郎追姜妾上。荷畢將姜妾放過，逃下。荷畢跟下〕

白眼狼 七老爷，我等在此！

田七郎 你是何人？

白眼狼 您連我全不認識啦！我們是武家的門客——貧僧、老道、穷磨菇、不开招。

田七郎 你們到此做甚？

白眼狼 您干什么来啦，我們也干什么来啦！可曾找着知县？

田七郎 不曾見着狗官，不知他逃往何处去了？

白眼狼 我告訴您哪！那县官自言自語的，他說：官兵还不曾来到，不免在廁所中藏躲。往那边兒去啦！

田七郎 你且閃开了！（下）

白眼狼 你們瞧荷畢、追那个小娘兒們去啦，咱們把他赶上。追！

〔同下〕

第六十二場

〔荷畢追姜妾上〕

荷 畢 小娘子，不要跑，我来救你！

姜 妾 您要把我救出去，我跟你过日子去！

荷 畢 你就是当我的老太太，吾也是願意的。

〔山当倘、毛老道、白眼狼上〕

苟 畢 我与你們三位見見，這是我們老太太。
姜 妾 我是你一个人的干老太太！
苟 畢 她要跟我过日子去了！
白眼狼 你要跟他去嗎？
姜 妾 我也不論人格兒，你們誰的掙項大，我就跟你們誰去！
山当倘 洒家的掙項不小。
姜 妾 你憑什麼哪？
山当倘 古廟一座，衣鉢戒牒一份，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白眼狼 不是吧？您那座寶刹，不都成了拉屎大院了嗎？
毛老道 山人我的家當不小！
姜 妾 你有什么家當呀？
毛老道 山人有古廟一座，還有法器一份！
白眼狼 不是您那份法器嗎？成輩子的沒事兒，非得戲班兒里唱“五元哭妝”才往出賃一回哪！
苟 畢 吾的本領是不小的！
姜 妾 你有什么本領啊？
苟 畢 吾要上南貨店學徒去，每天偷他几根臘腸兒，你就吃不了的！
白眼狼 挨不着的罵，全叫你挨啦！我倒有个主意！
姜 妾 你有什么主意？
白眼狼 咱們起一支公道會。
山当倘
毛老道 什么叫公道會？
苟 畢
白眼狼 咱們四个人抓會，誰的點兒大他就跟誰！
〔播鼓、喊杀介〕
白眼狼 官兵来啦，咱們快跑吧！
〔同下〕

第六十三場

总 兵 (内)众官兵，將县衙圍住了！

四龙套 (内)啊！
四上手

(四龙套、四上手、总兵上，过場下)

第六十四場

(姜夠本上)

姜够本 哎呀！这厕所之内，藏躲不住，如何是好？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哪里走！

(田七郎欲杀姜够本，四龙套、四上手、总兵上，冲开，姜夠本下)

田七郎 呔！你是何人，敢擋住老爷的去路？

总 兵 你这强人杀官劫印，难道你不怕王法？

田七郎 狗臧官！你們身受皇家爵祿，不思尽忠报国，反倒欺压乡民，是俺心怀不平，要將你們这些狗官斬尽杀絕。休走！看刀！

(架住。四龙套、四上手下。田七郎、总兵起打介，双收下)

第六十五場

(四龙套、四上手上，过場下。总兵上，田七郎追上，起打。总兵败下。田七郎追下)

第六十六場

(四龙套，总兵上)

总 兵 那一大汉，杀法厉害！众將官！將县衙团团圍住！

四龙套
四上手

啊！（喊介）噢！

〔同下〕

第六十七場

〔田七郎上〕

田七郎 且住！杀了半日，四面官兵团团圍住，不能寻找賊官，如何是好？蒼天哪，蒼天！想俺田七郎奉母之命，与武家报仇雪恨，誰知賊官逃走，不知去向，俺又不能杀出重圍，倘若死在官軍之手，俺的英名休矣！賊官哪，賊官！俺田七郎就是死在九泉之下，也要与你誓不兩立也！（牌子）不免拜謝母亲养育之恩，寻个自尽了吧！

〔“風入松”牌子，自尽介〕

〔四龙套、四上手、总兵上〕

四龙套 啓稟总帥：此人乃是獵戶田七郎，自尽在血泊之中，尸身不倒！

总兵 回稟县尊知道！

四龙套 有請县太爷！

〔四衙役、姜鉤本上〕

姜鉤本 吓死我啦！多蒙总爷搭救，小官当面拜謝。

总兵 罢了！貴县！那獵戶田七郎行刺于你，你与他有何仇恨？

姜鉤本 小官与他并無仇恨。

总兵 既無冤仇，他自尽在血泊之中，因何尸身不倒，此人必有不平之忿，你去看来！

姜鉤本 小官去看！田七郎，田七郎！你为何謀杀与我？

〔田七郎尸身杀姜夠本介。姜死介〕

总 兵 七郎死后將他杀死，必有冤屈之事，將知县尸首搭在后面！

四上手 啊！（搭尸下介）

总 兵 你等可知，田七郎家中还有何人？

四龙套 只有老母、孤兒，昨晚失火，片瓦無存！

总 兵 噢噢是了！田七郎尸身不倒，他家中被火焚燒，看来他母子必有被屈之事！

〔田七郎尸倒介〕

四龙套 田七郎尸倒！

总 兵 真乃是生則有勇，死則成名。来！將田七郎尸身好好看护，不可伤坏，有人領取，只管与他領回，不得違誤！

四衙役 遵命！（下）

总 兵 众將官！人馬撤回！

四龙套 啊！

〔同下〕

統一書号：10071·390

定 价：(7) 0.41 元